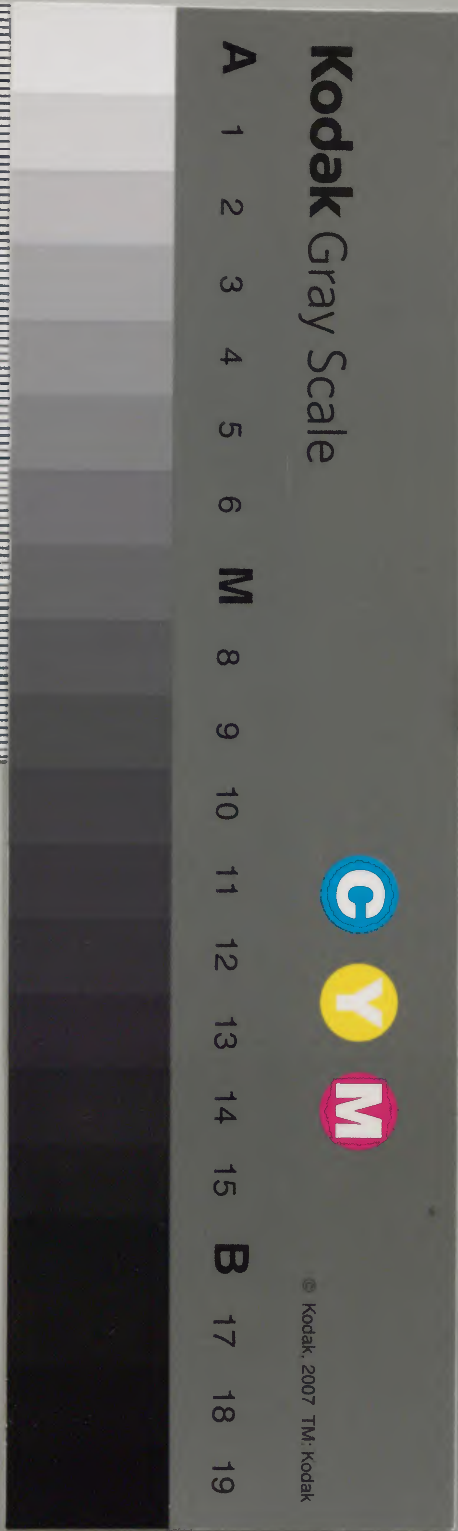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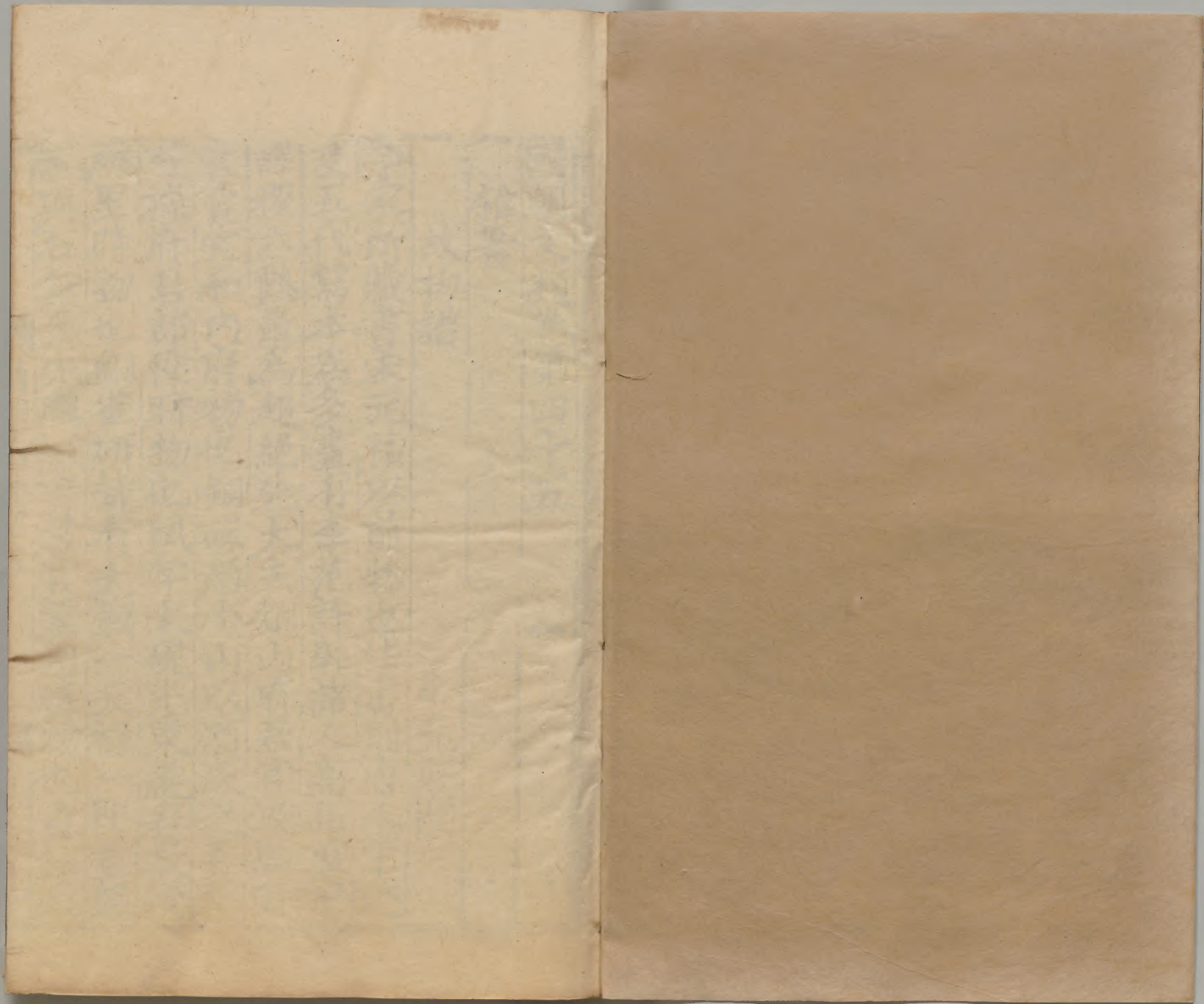
四十五之五十

内閣文庫			
三十三	四十七		漢
兩	二七		書
一七	架	冊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727	
冊數	12 (9)		
函號	別	54	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五

雜著

故物譜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
 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
 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汲縣時
 嘗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
 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
 鄉里時物也銅雀研昔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綴
 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五

予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先夫人南渡
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
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
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
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
燬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
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
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
得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
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

素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
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
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
奪遺替敗履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
木石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
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
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
者負之而趨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郵哉予
為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
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

人者超然遠見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爾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遺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

辨遠宋金正統

條端

歲在甲午九月望日東京諸友會于孫侯之第語及前朝得失之事坐客問云金有中原百餘年將來國史何如或曰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金於宋史中亦猶劉石符姚一載記爾眾頗惑焉愚曰正閏之論端雖不敏請以本末言之夫耶律氏自唐以來世為名族延及唐末朱溫篡唐四方幅裂遼太祖阿保機乘時而起版圖麗諸國并燕雲以北數千里與宋梁同年即位是歲丁卯至丙子建

元神無在位二十年其子德光嗣位是歲丁亥唐
明宗天成二年也德光後號太宗當天顯十一年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清泰帝來伐遣使求救于
遼奉表稱臣仍以父禮享之太宗赴援因以滅唐
石氏稱晉遂以燕雲十六州獻于遼仍歲貢帛三
十萬疋天福七年晉高祖殂出帝嗣位大臣議奉
表稱臣告哀於遼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
與遼抗衡太宗舉兵南下會同九年入汴以出帝
為負義侯遷黃龍府石晉遂滅大同元年太宗北
還仍以蕭翰留守河南劉知遠在河東乘間而發

由太原入汴自尊為帝及乎宋受周禪有中原一
百六十餘年遼為北朝世數加之雖遼之封域褊
於宋校其兵力而澶淵之戰宋幾不守因而割地
連和歲貢銀絹二十萬兩疋約為兄弟仍以世序
昭穆降及晚年遼為翁宋為孫及至天祚金太祖
舉兵平遼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一子孫帝王坐
受四方朝貢百有餘年今以劉石等比之愚故不
可不辯也夫劉淵石勒皆晉之臣庶叛亂國家以
臣伐君縱能盜據一隅稽至姚泓終為晉將劉裕
所虜斬建康市茲作載記理當然也完顏氏世為

君長保有肅慎至太祖時甯北皆為敵國素非君
臣若如或者所言金為載記未審遼史復如何爾
方遼太祖神冊之際宋太祖未生遼祖比宋前興
五十餘年已即帝位固難降就五十年之後包子
宋史為載記其世數相懸名分顛倒斷無此法既
遼之世紀宋不可兼則金有中原尤難別議以公
論處之據五代相因除莊宗入汴復讎伐罪理勢
可觀外朱梁篡逆甚於王莽石晉因遼有國終為
遼所虜劉漢自立父子四年郭周廢湘陰公而立
五代之君通作南史內朱梁名分猶恐不盡遼

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承晉統加之世數
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太
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
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
餘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後中國非宋所有宜為
南史或曰歐陽氏宋之名儒也定立五代不云
南史當時想曾熟議奈何今復有此論乎愚曰歐
陽氏作史之時遼方全盛豈不知梁晉漢周授受
之由故列五代者欲膺周禮以尊本朝勢使然爾
及作十國世家獨曰周漢之事可謂難矣歐陽公

之為是言厥有旨哉愚讀之屏山詠史詩詠五代郭周二不負先君持節死之舉朝唯有一韓通蓋嘗驚哀此詩命意宋自建隆以來名士大夫論議篇什不為不多未嘗一語及此非不能道也蓋帝之說也故列五代者良可知矣隋季文中子作元經至晉宋已後正統在中原而後大唐南北一統後至五代天下紛擾無由再議降及今日時移事改商確前人隱約之迹當從公論或者又曰金有中原文雖百餘年宋自建隆于今幾三百年況乎今年春正月攻陷蔡城宋復其八讎固可以兼金矣愚曰

元魏齊梁世數已遠恐諸公不以為然請以五代周漢之事方之漢隱帝乾祐三年遇弒太后詔立河東節度使曼之子贊昇廢為湘陰公曼遂即帝位于晉陽終曼之世猶稱乾祐曼係劉高祖母弟其子承鈞孫繼恩繼元皆相繼立凡二十八年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始滅之夫東漢四主遠兼郭周則郭亦不當稱周固當為閏宋太祖不當曰受周禪傳至太宗方承東漢之後歐陽不合作五代史合作四代史司馬光通鑑當列東漢為世紀歐陽不宜作十國世家嗚呼國家正閏固有定論不

圖今日輕易衰敗在周則爲正在金則爲閔天下
公論果如是乎況蔡城之亡蓋大朝征伐之力宋
之邊將專權率意自撤藩籬快斯須之忿昧唇齒
之理延引強兵深入遵徽宗之覆轍媒孽後禍取
笑萬世何復讎之有宋自靖康已來稱臣姪走王
帛歲時朝貢幾于百年豈期今日私論遽稱尊大
復如是乎金泰和間南宋寒盟血起無名之師侵漁
唐鄧宿泗章宗分遣應兵其淮漢川蜀之間大爲
所破宋遣臣方信孺等卑辭告和請叔爲伯進增
歲幣獻臣韓侂胄之首至于闕下是時中原連年

饑旱五穀不登山東尤甚章廟深用自責每以
兵息民爲念嘗詔百官議曰朕聞海陵有言我國
家雖受四方朝貢宋猶假息江左亦天下兩家邪
故有親征之行去歲宋人兵起無名搖蕩我邊鄙
今已敗衄哀懇告和朕思海陵之言宜如何爾時
臣下有希意者進曰向者靖康間宋祚已衰其游
寬餘晷今雖據江左正猶昭烈之在蜀不能紹漢
氏之遺統明矣於是宋金和議遂定此乃當時繼
好息民之大略非後世正閔之定論也夫昭烈之
于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其族屬疏遠不能紀錄

高宗乃徽宗之子奄有江南似與昭烈頗異若以
金史專依泰和朝議為承宋統或從今日所論包
為載記二者俱非公論也或者又曰遼之有國僻
居燕雲法度不一似難以元魏比齊為比愚曰以
此言之賈淺尤甚若以居中土者為正則劉石慕
容符姚赫連所得之士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
以有道者為正符秦之量雄材英略信任不疑朱
梁行事篡奪內亂不得其死二者方之統孰得焉
夫授受相承之理難以此責況乎泰和初朝廷先
有此論故選官置院初修遼史後因南宋獻歲告

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
修遼史緣此中州士大夫間不知遼金之興本末
各異向使遼史早成天下自有定論何待余言坐
客愕然曰數百年隱顯之由何其悉也幸請書之
以備它日史官採撫云爾

讀藥書漫記 二條

劉因

人秉是氣以為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
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
若汎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昭焉而相合
異其類者固已悌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

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為蓋粉相錯
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
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
之金味辛金之纏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
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
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
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世而一事固能辨也蓋亦足乎已
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
海南多氣而有薑橘茶以治氣

氣而生於水麝香麝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
能有以勝彼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
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
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
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人固無不可處之世
也

七觀

表楠

翰林先生納禁自機謝白玉之堂將歸乎麻源之山
越公孫懷續濡頴託物喻志考圖審曲若鑑之納
視言忘而意消類別而理備有郢大夫癯然褐衣

目不接乎黼黻耳無聞於律呂鞞而言曰登高能賦滌曼荒忽智專者魂強形滯者物逐昔吳州來觀詩東魯言有度徵有據厲階於枚生濫觴於曹王先生楚產也雲夢汗漫巫峽噴吼曾藏腹蟠公孫不足以教我先生殺青南山積簡羽稜若網有網若墨有繩舉凡暢微我其聆諸

越公孫曰太素烟煜清濁莫儀雨風露雷動植攸孳辨方審良民用不疵六氣以沴日天其世彼諄諄者皇曰汝命實長厥土燥剛相其温凉我生命在天順以受年巖居谷飲中道以隕執書以觀有

涕汎瀾陋彭鏗之逆理一兮何恣縱而益顏言技可以進道兮吾當繇是以返觀納腸補臟憊忍莫竟石立土踊孳孳迤逆吾猶以為天地之病也儻身俟命道之大經先生之正也大夫曰神之所行何體何方拘者為儒請更端以告僕夫

越公孫曰靈曜宣精五紀順明察幽考微法天以行形氣芸芸吉凶卑高觀象以分韜兮靈根感不以言繇動彰靜百神受祐虛者為音質者為數昔后稷氏之職黍稷蕤蕤智者過謀胡盡其地力民日作慝相攸食墨風雨斯蔽連雲岌業飛不得垂

喙履不敢仰視旁營萬家地記萌芽赭衣償蹶而
淮水復絕鑄鼎伏姦能沈于淵吁嗟而求桑林之
羞要荒擾馴王會盈庭獻琛效珍物不可枚陳雞
豚以時父恬孫嬉何助邊蕙思屈曲洲島家累千
金資先生昔居列僊之館據要集思謂象以理明
妖由人興守諄芒法清寧却走馬于郊謝重譯之
雉陋三脊之茅熙熙陶陶舒舒夭夭不言而歲成
無營而事貞夫子不云乎一致而百慮其是之謂
乎郢大夫曰沉觀博聞於道彌損願滌耳以挾
蘊

越公孫曰粵昔昆尼父唯俎豆是數擊刺坐作因
以教菟苗獮獮車徒卒究厥今輿圖八表同曆四
貉交軌月竊風立冰天桂海馳心望雲請命款塞
千廬星環八出山列羽林繡經飛騎鼓笳然而樂
成者難與圖事守文者不足語智嘗聞之兵農同
封耕戰同功魚鱗鴈行敵莫我敢當府散籍移萬
姓流離強帥拉督外寇惜肌卒不可往支後王鑿
觀法日以繁庀者罷者恆者羸者駢頭引吮食粟
而嬉開門納兵百郡是師何草廬高吟崎嶇雜耕
何杜氏之子傳舜孔深而緩帶以征射以容觀劍

以氣言批亢擣虛孰知其隅折衝厭難莫窮其畔
至若握玄圖視龜文縱橫起止與易象相表裏者
驟語之吾懼大夫之竦眙也大夫曰兵者不祥之
器未效此知也

越公孫曰炳靈心君闢乾闥坤情聲相宣立度出
均昭昭鴻藻緗縹是存敢先論楚材而言之濛濛
乎形畏垢而將翦也霏霏乎睫承露而欲訴也荒
蹊斷葦燐滅沒而疑聚也織文揚徽攬芳菲而雜
組也少焉商飈號鳴金石琮琤逐虎搏兕鞬鷗鏃
騫寄莽蒼於一瞬乘扶搖以孤征終緩轡以就日

愴倏淪乎西傾噫悲何為哉古有巖居之士抱竒
挾幽漱芳深林憇寂凍流澹乎其若遺窈兮其若
留鈎盤助之為回旋虛牝荅之為獻酬猿三疊而
墮淚鶴九轉而凝愁鈎玄採微迄無終窮瑤席敷
張高歌慨慷語初麗而終放託餘韻於宮商然此
其交交者耳攜拾蒼雅刮磨詰盤微粲具編飛英
露溥何譏乎肉食之鄙猶鄭穆而魯桓也大夫不
聞之乎鍾石絲竹各隨其聽隆汙有時其所遭者
命靡盬堪輿吸呼羲娥矢為帝詞叶為賡歌五嶽
贊襄百靈護呵不隳不茨如磨發潛漏泉掖

民陽春瑰逸為新簡繁為真列若口居別若渭分
雍容者珎璜冲遠者英華縷絕而緒續醴甘而齊
清昔之擅名偉著耿光兮其不能以十百程也浮聲
切響直意肆志澎湃割溢滔滔莫止据理者夸飾
言者哇嫫母兮姑射鉛刀兮鑊錐莫任兮奈何
大夫曰文章與政通王署之職也文勝質則史更
言其大者

越公孫曰屹屹中壘校離靡寧世本年紀繫于麟
經捨相府圖書泯其緯經炳麟金匱汽罔敢配迺
司馬氏決榛鋤翳麗者為譏激者為刺升涉世家

表籍作紀言諸侯無史史立周杞鄙儒畫墁削章
刪凡燭火並日卒斯盡莫傳昂昂荀表辭約義完
何班范家至耿光絲絲相繼擬述百世一律素王
簡編如日在天熒煌高張孰敢附肩鴻化以瀉研
深益疲穢者闕者襲者濫者泆忍畏禍希企市價
諂不表直俚不師雅若鼙鼓鐘若盲策馬元經附
訛唐曆受呵後有紀略迄莫同科尹石猛志證古
比事百不一試歐陽氏出方名山所藏復大同而
小異勢不兩立其魯史之謂歟今繫謀川盈記註
擲比故志存廢興之源典章酌損益之致登瑤山

而神骸遊鄧林而目昧般倖効吁隨和發涕操觚之士吾將見其心報而神悸也先生登祕丘覽羣玉積石倉標朱目墨兵筆削融液乎粹精圍赫胥鄰大庭大夫宜從下風而乞靈也大夫曰皇王惟熙帝霸孔噉我心增悲韓愈不爲史名以四馳何庸知焉

越公孫曰煌煌古帝別生聚方煥乎陶唐五服正邦五典率常導之無違民用熙熙授之以時聿來孜孜降于三王厥緒曰孳集成于蒼姬備散憲章金石命令緝熙太和宣昭羣姓緘鉅之備察乎其

有秩也豐殺之制屹乎其有截也三光重輝百辟拱列歲時易而浸淫孽芽弱者綴旒強者鋌戈智者探囊勇者拔河搏犀象屠蛟鼉飛矢請命旁午係車焱乎浮雲迅乎奔塵炙轂滑稽之士紛然而並陳棄仁恩假鬼神混君臣各馳騁而懷新數千百年人亡而說具勞乎離婁不足以一視也藹乎王良不足以一御也其最大可病者恬泊守真可以養身不可以治民絕性棄命黔首蠹病孟軻氏有作吾見其髡鉗而舌咋也言未既郢大夫曰天藏山中瑾瑜匿瑕問以辨之厥德曰華儒者詬

病卒不能以勝何道是萬子盍陳之母激母勦
越公孫曰古昔顯章文業閭塾書數首通訓故是
屬聲歌象舞日接身服相親有恒日用不瀆後帝
不相襲緣祀興文八音寥寥五禮紘紘鏗鏘莫明
而聚訟若焚鄭說乖誤後圖踵循象制益湮周官
別出議者欲一繁紊繆錯操綱而入林適越而轅
北也類禮孔勤五厄莫存後有攸補去取未就卒
乘虬駢雲字以文合聲以音比旁行敷落侏離狄
韞文軌同風不能以一致孔壁莫推二經蕃廡聳
牙爲今簡儷爲古謂道統是傳曷敢有語詩基文

王而周召先興首章異同衆說沸騰風雅變言美
者爲訾直者爲詆魯頌紀異秦誓告終何後學膏
膏迄莫之通麟麟魯經議口法吏謂齊晉無褒而
日月具刺紛若蠹蝟眇若糠粃不虛其心不明厥
視遺珠抱疑探篋積毀然此特人文之經緯政治
之用體也三聖述作包河總洛二儀生於心萬化
制乎神迎之而莫親拒之而莫存疑者遜者愕者
困者湛兮消兮委兮昭兮沈思遺物形離超兮激
迴飈兮隕而寥兮縱雲翱兮愴兮儒先從我招兮
郢大夫曰始吾見公孫疲沓若不足突梯若避辱

靡精槁神何漸漸然也今知子矣永譽處矣吾與翰林先生徜徉此土小年大年猶以為朝暮也

工獄

宋本

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官什伍其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爭長曲不下工遂絕不往來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居和解之乃謹如初暮醉散去工婦淫素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不得聞是日以其醉於讎而返也殺之倉卒藏苑無所室有土榻榻中空蓋寒則以措火者延啓榻斃實屍空中空陋割為四五始容焉復斃故所

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脩佛事哭盡哀院詰長屍處曰棄塚中責伍作二人索之塚弗得伍作本治喪者民不得良死而訟者主之是故常也刑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甚急二人者期十日得屍不得答既乃竟不得答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期四被答終不得而期益近二人歎惋循塚相語皆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倚角擠墮水中縱驢去懼狀不類不敢輒出又數受

答蒞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
撫而大號曰是矣吾夫死乃爾若耶取夫衣招魂
塚上脫筭珥具棺塋之獄遂成院當長死案上未
報可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
過宛然其所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愬於邑亦
以鞠訊憐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
求之不見輒更曰其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瘦
之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出狴犴眾工隨而譟若
雷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環視無可柰何長
竟斬眾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不知爲

言乃聚議哀交鈔百定處處置衢路有得某工死
狀者酬以是亦寂然無應者初婦每脩佛事則丐
者至至求供飯一故偷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將盜
它人家尚蚤不可既熟婦門戶乃閤中依其垣屋
以須迫鍾時忽醉者踉蹌而入酗而怒婦詈之拳
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諄燭下曰緣
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掘下二歲餘矣榻旣不可
火又不敢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以否今乃虐我
歎息飲泣偷立牖外悉得之默自賀曰奚偷爲明
發入局中號於眾吾已得其二死狀速付我錢眾

以其故偷不肯曰必暴著乃可遂書合分支與偷
且俾衆遙隨我往偷陽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
丐敢爾鄰居皆不平偷將毆之偷遽去土榻席拔
甄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償偷購反接
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窮塚中死人
何從來伍作欵擠何物騎驢翁墮水伍作誅婦洎
所私者磔于市先主長死吏皆廢終身官知水中
翁即鄉瘦死者事然以發之則吏又有得罪者數
人遂寢肩皮者寃竟不白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
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者婦與所私
者止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殺也解仇而
伏歐刀逃笞而得刃伍作殺而工婦寃負皮道中
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輾轉而不可知者也
悲夫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五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策問

國學私試策問

姚登孫

二典之政以曆象為先故歷代之興以正朔為重
 昔三聖授受皆以曆數為言良以是歟堯舜之事
 尚矣夏以建寅為正則天時之正而人事之善也
 孔子嘗以告顏子顧不以為萬世不可改歟一變
 而商則用丑為正再變而周則用子為正說者曰
 一王之興將有以新天下之耳目則正其首事也
 不得以相襲然歟儒者以子為天統丑為地統寅

為人統說者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故是三建者皆可以為正後儒遂謂子者天之春故周以為正丑者地之春故商以為正寅者人之春故夏以為正是正即春也然則大冬嚴寒之月固可以為春則亦毋恠夫秦人之以亥為正歟夫詩與書學者之所質信而無二焉者今書所載月數皆以寅紀詩之月數亦寅也獨七月之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季冬而言也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孟冬之言也然則幽人固有二政歟而說改月者曰孟子周人也其言七八月則夏五六月其

言十一月十二月則夏九月十月也然則孔子亦周人也顧曰行夏之時何歟夫孔孟學者之所折衷焉者而立言之異如此與子者將孰從歟人之言曰天者理而已自儒者之有是言也而世之言天者率求之於微妙茫忽之際而遂以其穹隆昆侖晝夜運行者為粗迹廢而不議不可歟古之言天有穹天者言其象穹然也有蓋天者言其形北高南下如倚蓋然也有渾天者言其體渾渾然也世之人起而見仰而戴不知其說不可歟堯大聖人也史記其政勛之實莫先於欽若曆

象之事學者顧欲以爲粗迹掃而不議得無與堯
典戾歟夫天之所以爲天者日也月也星辰也曆
家以天爲天以日月五星爲天之緯其說曰周天
之體凡三百六十五度天者左旋自東而西一日
行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右旋自西而東日最
遲日行天一度月次遲日行天十三度有奇五星
尤遲自古及今曆家通用其說以爲測候之準則
可信不誣而儒者之說不然以天左旋一日行周
天三百六十五度而常過一度日月五星亦左旋
日一日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止而不及天一度

月一日行周天不及天十二度有奇五星皆然此
其說自關中大儒發之而考亭先生著其說於書
夫書之有傳世爲天下道可也其參攷摸索至精
且詳左旋之說將以祛千古之惑非苟焉者而曆
家之論與漢唐諸儒之說並行於世皆以爲天左
旋日月五星右轉何若是背馳歟諸生其參酌厥
中務詳言之著于篇毋徒曰吾非瞽叟焉知天道
儒者之學貴乎明體以適用苟志於用矣通今者
語古則或乖泥古者適今則難合二者交病焉謂
之有用可歟事之最古而便於民者莫井田若也

自此間族黨州而爲郡自鄰里鄴鄆縣而爲遂自
井邑丘甸縣而爲都自黃帝至周公非千五百年
不能備其成之何難歟至孟子時未久也諸侯已
去其籍而不可得知何其壞之速歟秦廢經界立
阡陌而田始弊阡陌可開也夫其自溝而洫洫而
澮澮而川遺跡豈盡堙而不可尋歟自是而降豪
右兼并得以專地矣二千年間信古者通惠之則
有限民名田而已則有計口均田而已然其法有
未行而已弊有旣行而隨弊有始定而終弊者何
歟豈世異事殊法固未易立歟豈井田之外皆不

足爲良法歟唐初租庸調取之口分世業未幾再
變而爲兩稅至于今不改豈井田復作亦無便於
此法歟借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不知給授之衆還
受之冗出入之際何以使之無弊歟不知高下之
則盈縮之度寬狹之制何以使之可守歟斯數者
信古之士可不却顧而長慮歟昔橫渠先生慨然
有意于三代之治以爲經界不正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期以數年復井田之法與學者議買田一方
而井畫之以推先王之法於當今可行也苟志於
行亦無不可歟諸生爲有用之學豈無志橫渠之

志者歟要使酌之古而合施之今而便田制一夫
議論也願詳言之

私試策問

吳澂

治天下之事多矣有司豈考今古以爲其事之大
者十有二稽之古而不能無疑曷可行於今歟試
因識時務者議之古者胄子有教何教乎師保有
訓何訓乎顯忠諸呂之謀亂與奮節甘露變故之
後者孰優精忠於賢否混淆與抗疏朝廷草創者
孰劣上書美莽何謬歟醉人賦詩何迂歟願聞所
以得公族之道古者力牧之外何以有六相禹皋

之外何以有十六相丞相欲斬二千石與置部刺
史而相府不相干者孰非丞相欲斬戲臣與小臣
加官而相府不相統者孰是蕭曹舊隙何以同心
姚宋不同何以戮力嚴明寬厚何以相資善謀善
斷何以相用醇謹自飭才何劣而係天下安危二
十四考何量與二黨交攻量何隘而爲天下輕重
二十餘年何才與願聞所以爲宰相之道古者諫
無官王事無關後世置諫大夫世道不古御史爲
傳命記事果得乎御史爲平章按察果失乎擢補
闕以增直臣氣謂諫議有諫臣風者孰優以中六

夫守東海諫官補刺史者孰劣守饒州而給事不肯草制可法歟除刺史而告人封駁可嘉歟願聞所以得臺諫之道古者金馬承明之著作與設中書之官孰是尚書侍郎之起草與立學士之號者孰非取譽於貞觀與德音除書者同乎齊名於元和與號大手筆者異乎賜以宮錦與下詔而悍卒泣涕者孰賢贈以玉帶與詔而王達效順者孰勝願聞所以得兩制之道者東觀禁中之名同乎弘文崇文祕書之號異祕書閣藏於外何所因

貞元成施讎周堪何

官揚雄班固傅毅何職黃香盧植蔡邕馬融與馬懷素褚無量何所顯乎賈逵丁鴻與張說徐堅元澹何以名乎願聞所以得館閣之道古者左右史與內史何所殊大小史與外史何以異蘭臺掌圖籍與禁中注起居孰優太史居丞相上與史館於門下省者孰是三墳五典紀之何人春秋檮杌作之何氏章程必付柱下元功必藏御史何意乎太史必職司馬科斗必職東家何見歟卻太宗觀史與卻文宗者孰賢卻張訖託言與卻李德裕者孰智願聞所以得史館之道古者擇人巡省四方與

掾史分制諸郡同乎刺史秩卑權重與州牧秩重
權專異乎刺史揚州奏二千石罪與刺史冀州不
察長吏者孰優不肯杖小史與不肯捕蝗者孰劣
補職三百不以私撓設附字校變風俗與真刺史者
孰勝單造賊壘毀淫祠亦破機祥與三獨坐者孰負
百城聞風而震悚果賢乎奸贓望風而解綬果得
乎願聞所以得監司之道古者六官掌於司馬孰
為將漢唐大將府衛孰而帥韓彭衛霍之功孰多
靖勦光弼之才孰愈築宣簡注而上客何以誅設
壇龍拜而椒房何以罰善天中可戰則戰非輕乎荆

州可和則和非怯乎朝受詔夕引道與軍旅俎豆
者孰是卯受命辰出師與廟堂朝歌者孰非詩禮
彊晉而學春秋者何以有陳濤之奔輕裘平吳而
作文賦者何以有河橋之敗趙不敢東匈奴不敢
寇愈於毀家而紆國難者乎胡不敢南突厥不敢
顧愈於匈奴未滅何以家為者乎願聞所以得
帥之道古者渤海潁川之良果拜守相輒見問之
功乎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志豈側門侯進止之過
乎由滎陽為中大夫與上蔡擢河南守者何如道
不拾遺蟲不犯竟與江陵反風不其伏虎者何如

肥鄉之才何以稱益昌山陟之才何以美濫賞
成何謂賢主不識真卿何以復國德化三異與忠
信三善孰優民不敢欺與民不忍欺孰善願聞所
以得守令之道古者學校庠序之名同乎司樂學
政國子之制異乎六德六舞干戈羽籥之制何以
殊禮樂詩書鄉司徒之教何以別置子弟貢五十
人而至百人千人而至三千人何以盛園橋億萬
計黌舍千八百室與每歲課三科歲復增二科何
以精國子三百人太學五百人四門千三百人又
何以盛鹿鳴之歌燕堂之瑟舉成送尚書何以精

博士弟子領於太常得乎國子監隸太常寺當乎
舉司隸之幡與林朱穆皇甫規者孰優拒朱泚之
亂與褒陳仲舉留陽城者孰勝教牢脩之書何以
乎嗾張顯之誣何因乎願聞所以得學校之道古
者選部有尚書何所始尚書有吏部吏部有侍郎
何所自用人不分流品故有以引彊蹶張致相者
何法官必取之法律而財賦必取之入粟補官乎
選官清鑑與詳密者何如平允與請謁不行者何
若山公啓事與二十年天下無遺才者孰優金背
鏡與十二年管得人者孰長或無藻鑑或賢否雜

進與曳白之譏孰非或較覈夫實或大納賄賂與
市瓜之譏孰劣願聞所以得銓選之道古者八元
八愷誰之苗裔而號毛原何所自出仕者世祿與
三衛三衛之制何以殊崇德象賢與武選文較何
以異多慙之夫三莖之才與元城之守節孰優細
柳之屯朱崖之排與蕭育之賢孰優任太子洗馬
太子庶子與校書郎博士弟子者孰勝任侍中司
空與爲郎爲中郎將者孰負父任與兄任孰賢乎
族父任與宗家任孰愈乎教子以諂者何故教子
以容者何爲或謂任子不通古今果當乎或謂誰
色入流者果宜乎願聞所以得任子之道若此十
二事者曷爲而不戾於古曷爲可行於今其詳言
之有司將以觀有用之學

廷試策問

元明善

朕聞賢聖之君之治天下也或恭己無爲或不違
暇食或寬仁恭儉或力於爲善其所以致治雖殊
及乎民安物阜風淳俗美刑辟措而鮮用頌聲作
於田里制禮作樂翕然大和而麟鳳龜龍嘉禾朱
草甘露醴泉諸福之物莫不畢至雖帝王之美不
徒在是亦其氣之應也舜文之德化尚矣若漢之

文帝唐之太宗猶能致治如彼況薄漢唐而不居者乎今天下雖久寧謐戶口雖甚蕃滋而稼穡或傷於水旱細民或致於阻飢未能家給人足時猶仰濟縣官豈行仁義猶未盡效邪子大夫明古以識今知常而通變毋迂闊於事情毋乖戾於典則明以對朕朕將親覽焉

擬會試策問

曹元用

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國之大事也其禮之尤重者曰郊曰廟按周禮於冬至之日郊圜丘而春秋所書魯事或郊於春正月或郊於四月五月甚著

於九月而用郊郊之時不同若是何耶鼎之象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享上帝而曰亨養聖賢則大亨王假有廟則用大牲其重輕之義亦安所取哉夫儀禮周禮若詩俱言尸而不言主春秋則書主而不書尸是皆神所憑依者也何爲不並言豈亦有先後之序乎抑古者兼用尸主以祀而經書特互見乎周制都宮別廟東漢以來乃易以同堂異室議者謂爲變不古若然歷魏晉隋唐宋金之久何爲而不復古制乎周天子七廟加以文武世室九獻之禮王后預焉陟降進退一

日而可遍及否抑再日而復祭乎王后齋宿當於
何所百職助祭男女授受何以別乎九廟樂舞當
何以處之易曰盥而不薦有享顛若說者謂既薦
則簡畧不足復觀豈先王之所以事其上世者乎
文王何爲以是爲訓凡茲數者皆禮之大節吾儒
所當深究而明辯者也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化
洽禮樂之興維其時矣諸君子由鄉貢而來大比
于京師其於茲數者必燦然於曾中矣願爲我縷
陳其說

廷試策問

袁楠

蓋聞昔之聖人垂衣裳以成無爲之治稽於書傳
任賢設教品節備具諄諄然命之矣是無爲者始
於有爲也事久則弊唐虞之世歷年滋多不聞其
有弊也治莫重於定國體尊國勢綱常之分嚴風
俗之化一國體定矣善惡之類明賞罰之制宜國
勢尊矣廉遠堂高上下之辨也量才授官莫得踰
越國之大柄也若是者其道何以臻此記曰禮樂
刑政四達而不悖王道備矣夫禮以防民樂以和
志刑以禁暴政以善俗四者何所先也夙夜浚明
卿大夫之德也知其邪慝則知所以微之知其困

窮則知所以振之爲吏習常恬不知省其故何也
繼體守文善論治者尤以爲難朕承累聖之不緒
宵旰圖治罔敢暇豫於變時雍若有缺然者子大
夫觀乎會通酌古今之宜毋迂言高論以稱詳延
之美朕將有攷焉

會試策問

袁楠

夫書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刪述自唐虞二典以訖
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誓誓秦誓而三墳八索九
丘諸書皆芟而不錄至其約史記修春秋託始於
魯隱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貶惡

特書屢書至獲麟而絕筆前乎唐虞之所著豈不
過於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泝平王而上沿
獲麟而下豈無可紀之事而絕不爲書是皆有深
意存焉司馬子長創爲史記首軒轅以逮漢武或
有孔子所芟者子長乃從而錄之後人翕然以爲
有良史之才愛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筆者如班孟
堅范蔚宗諸儒爭相蹈襲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
於春秋者焉豈聖言宏遠匪常人所可擬其彷彿
邪自荀悅倣左氏傳爲漢記體製稍爲近古於是
袁宏孫盛之徒並爲編年之書而學者或忽而不

習終不若子長史記盛行于世司馬公編資治通鑑造端於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繫年叙事歷漢唐以終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淵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聖人之意否乎我國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禮樂方興纂述萬世之鴻規敷闡無窮之丕績吾儒之事也故樂與諸君子討論之諸君子游心載籍聞見滋廣其於書春秋之所始終史記通鑑之所以製作必詳究而明辨之矣願聞其說

廷試策問

袁楠

朕聞自昔聖王之治天下罔不在初政故舜之嗣

位也明目達聰命九官咨十有二牧禮樂刑政之道粲然備具二而成厥功祇承于帝精一執中實聖聖傳心之要海切黜夏命以克經厥猷爲本武王勝殷首訪于箕子天人之際明矣詩之訪落公劉書之無逸立政亦惟成王嗣服之始君臣交修以成繼志述事之業唐虞三代其揆一也維我世祖皇帝聖初啓運時則有同心同德之彥效謀輸忠故能混一區宇治化旁洽朕祇承丕緒永惟帝王事功見於經傳悉遵而行之時有古今制宜損益若稽

世祖之宏規遠畧垂統萬世夙夜寅畏以圖治安
然人才之列於庶位者猶若未及治道之達于庶
政者猶若未備子大夫其以前王之坦然明白可
行於今者何策
世祖政典之綱領當今未盡舉行者何事宜悉心
以對以輔朕惟新之治

會試策問

虞集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
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
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置博士名家之學

史具可考歷唐以來定為注疏立教者用之我國
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擴而明之不在
學者乎夫自漢唐至于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
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
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
有存者猶當考乎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乎程
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
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析而為二豈
昔人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
僅見遠朱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

說猶有可論者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
久矣至於啖趙陸氏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
韋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
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溫乎胡氏之說其立
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小戴記又有
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弗講乎大戴
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考乎鄭氏之
注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
之

會試策明

書集

昔者神 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
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而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
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朔成而陸海興漢唐
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
畿輔東南河間諸郡地勢下春久雨霖輒成沮洳
關陝之郊土多燥烈下以曠河南北平衍廣袤
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
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山
厚然思所以永相
五行之材水居其一
則
言無其策乎
利濟土為

饒不善用之則泛濫
病使畿輔諸郡歲年
疏通之術何先使
不浸其瀦防決引之
古有而今廢者何道
用世之學

漬嚙食茲欲講求
心而樂耕桑之業
高九不乾而下田
一泚之交坎塘之跡

廷試策問

虞集

洪惟

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
庭鋒旗倣指靡不率服逮我

世祖皇帝混一區寓職方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
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定貢賦帝德王功
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歲也六七十
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其盈成
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祗懼成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禩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
道而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蕃
衍盛大則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之道乎尊
賢莫先於百姓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
方穀矣尚有以體之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

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而同之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來造于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虞集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之爲天丘陵川澤之爲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爲人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朝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爲治之具豈有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群聖之奧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爲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爲道非堯舜無以爲

德非禹湯文武無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
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將親覽焉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六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策問

會試策問

馬祖常

聖王之設官也俾在位之臣咸稱厥職以亮天工
者其法不越乎選舉而已皇元稽古立制用賢使
能叙進差等成法具在夫事久將弊亦有可變通
者乎入官者日滋月積循名責實有不勝其煩然
選舉乖方則瘵官病民曷術得以無二者之失乎
命風紀擇可為守令者善矣然必求於資歷相當
足以盡撫字之才乎漢世公卿二千石皆得辟舉

可施於今乎課績良法也今以五事備責守令往
往虛文考功可復乎州郡牧守限於品秩闕負者
衆漢唐以來權行守試激厲獎借之道獨不宜於
今乎諸君子裒爲舉首各悉其說

廷試策問

王士熙

朕聞帝王之相承質文之迭興尚矣夫治在正俗
致俗之丕變必在上之人有以作而興起之則四
海之內其應如響也史氏之言曰夏之政忠忠之
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
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於乎三代善

政所以紹五帝之烈垂百世之範其爲之綱紀樞
機者豈不在茲乎繼是而後不遑論也洪惟我
六祖皇帝龍興朔土

世祖皇帝奄宅方夏制度文爲著之令甲深仁厚
澤涵煦黎庶其一民俗而定民志者具舉矣淳龐
正直之風篤實博大之教茲非忠乎上下等威截
然而不可犯郊廟朝廷粲然而有儀茲非敬與文
乎然必審所從也夫三代不可及已其所謂敝者
果何在乎今欲氣感而聲隨風移而俗易必從一
以爲定乎必擇三者之盛而棄其敝乎此朕所以

切于正俗者也子大夫績學明經其於古今之宜
政事之要方將推以待用其悉心以對毋忽

大都鄉試策問

字木魯翀

朝廷者綱紀所綜而風化所由宣京師者郡縣所
望而民物所由阜以上達下者禮樂政刑也事孰
大焉以下奉上者士農工商也業孰廣焉事振於
上萬方治象以之昭明業修於下萬世邦本於是
鞏固生民以來天下國家莫之能易也夫禮天地
之節也三代損益雖可槩見叔孫之儀後世因之
開元之禮通典載之宋金雖失定其書禮之記錄

者國有大議廟堂諏詢宸宇斷制必采而用之其
於事天享帝之為敬君臣父子夫婦之為綱孝友
睦婣任恤之為教果盡古昔之道適時措之宜乎
樂天地之和也昔宗制氏失傳雅益趨俗近古有
為之君知方之士思復古制而竟未能一其或有
作不能無憾沿流至今署兩大樂律呂果脗合乎
治忽果關繫乎政以德德本於天法制禁令政之
條目也施無所本足以帥其下乎刑弼教教宗於
禮鈇鉞鞭扑刑之不得已也用無所宗足以戢其
亂乎民於下者士也農也工也商也士俊造之藪

也將相百執事之階也今養士法加詳取士路加
闢而士習益陋士氣益卑豈學非所用用非所學
乎其何道以礪之農衣食之原也上有司農之政
下有勸農之臣墾令雖嚴而汗萊間於坊甸占籍
可考而游惰萃於都城況其遠者乎其何法以治
之工利器之府也奇功熾而奪稼穡之務苦竄售
而耗庫廩之儲其何方以正之商懋遷之資也鈔
法久隳農未交病市候不測有無俱艱徵倖者公
私相欺折閱者上下首屈其何術以平之

聖天子踐阼科舉舊章再布明詔京府開試光被
德音諸君子需貢輦一下經濟首有望焉四之八者本
末精粗討論有素請著於說

鄉試策問

宗本

趙宋立國三百餘年遼金二氏與之終始其君臣
媿惡其俗化隆污其政事號令征伐禮樂之得失
皆宜傳諸不朽為鑒將來然當世史官記傳叢雜
不可盡信虞初稗官之書又不足徵昔晉書成於
貞觀唐史作於憲慶曆蓋筆削之公必待後世賢君
臣而始定

聖天子方以人文化天下廷議將併纂三氏之書

爲不刊之典左氏史遷之體裁何所法凡例正朝
之予奪何以辨世曰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備采擇

鄉試策問

歐陽玄

誦唐風者慕堯之遺俗歌函雅者念周之初基載
籍可稽也國家結能興朔方渾厚之風雄武之氣所
以度越百王奄有四海者也當是時國人忠君親
上之誠一出天性既而高昌親附乾竺大夏諸國
景從域葱嶺民流沙碛石以北祁連以西皆隸職
方收其豪傑而用之亦既尊尚國人之習而服被
其風矣承平既久人散處宇內名爵之所砥礪才

之所滋演捷出百家未有紀極雖風氣大開文治
加盛執有然者然而黜浮而崇雅去滯而還淳豈
無其道歟親筆札者兼弓矢之藝飫膏粱者知稼
穡之難其教當何先歟別氏族以明本原同風俗
以表歸會其政有當講者歟才諳既培養矣名爵
既錫予矣其所以圖報稱者以何事歟願悉以對

會試策問

歐陽玄

蓋聞三代以來經國之制至于今而不朽者未有
盛於九府圜法者也國初楮幣量時度宜歲久變
通執所必至粵若稽古歷山莊山之鑄先王荒政

民無捐瘠將使錢幣通行矧茲時與事會然而輕重之則歛散之方可以行之永久者必有良法矣伊欲重不至於病鈔法輕不至於費國資歛可以益於公散可以便於私以至廣鼓鑄之所而不滋偽盡坑冶之利而不厲民平貿易之價而不偏均遠近之用而不滯新不至貽將來之弊舊不至隳前代之成官有典守而不冗於設負銅有中買而不煩於立禁肉好之詣精銖兩之適等遠物畢來而舶無逸出之患私藏盡發而人無告訐之虞若是者何以各臻于善歟諸君子學古而通今苟有以裕國而庇民者其悉心以對無隱

鄉試策問

黃潛

三代法制見於經者惟周官一書大綱小紀詳略相因其言人事悉矣然稽之尚書王制孟子之書有不能盡同者何歟或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或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果何所折衷歟周衰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書何以獨存歟漢除挾書之律是書最後出而冬官亡矣時以考工記足之或者排其非是考工有記果出於誰歟或又謂三百六十之屬已散見於五官冬官果未嘗亡歟國

家以經術取士而是書不列科目豈以劉歆蘇綽
王安石輩用之而不驗歟抑他有可議者歟厥今
朝廷內建六曹蓋古六官之遺意豈其成法固在
所取歟抑猶有可舉而行者歟諸君子為有用之
學宜熟講之矣願聞其說

啓

謝嚴東平賜馬啓

康曄

微勞亡有敢及三命之榮小已奚堪遽冒千金之
賞所賜厚矣何愧如之伏念曄材素無良器非致
遠徒勉厲駑駘之志莫成率驥之功無所取哉確然

大耳詩書廢棄難追韓愈之飛也與鄉里歸來亦乏
少游之款段敢忘代勞之駿足孰憐負俗之陳人
賁然來思念不到此茲蓋伏遇相公秉鞭作牧如
馭臨民名高齊駟之無稱德大魯曾駟之有頌小者
大者繫之維之雖病穎之駒謂何飾矣至泛駕之
馬亦在馭焉不圖衰朽之蹤曲被閑馳之惠自矜
光寵獲免徒行敢曰據鞍效馬伏波之矍鑠恐其
轉韉有杜工部之損傷感佩良深染濡奚罄

謝解啓

閻復

芹宮角藝初無黃絹之辭藻鑑垂光誤中青錢之

選名非情稱感與愧弄切惟辭賦之淵源是乃古
詩之糟粕荀氏子發明其大槩宋大夫鼓舞乎後
塵英華秀發則洛陽少年文彩風流則臨印詞客
自茲以往作者寔多擗章繪句者往往有之操紙
染翰者滔滔皆是若孫綽擅聲金之美子雲韜吐
鳳之奇二班父子卓冠一時陸家弟兄獨步當世
莫不振金石鏗鏘之調窮霧縠組麗之文大而仁
義諷諭之至言細而鳥獸草木之多識禁踰侈則
有東京西京之作辨時事則有吳都蜀都之編或
上林以諷其政遊或甘泉以述其郊祀升堂入室
然未窺孔氏之門墻宣德通情亦庶幾風人之旨
趣何此源流之降演為科舉之文一變唐宋尚餘
作者之典刑百變遼金無復舊家之風骨拘之以
聲律之調暢檢之以對偶之重輕以窘邊幅為謹
嚴以粘皮骨為親切描題畫影但知一字之工夫
抹東塗西不覺六經之破碎習非成是以變為常
事馳驟者輒謂之荒唐務雄贍者例云乎唱叫雖
子建曾中之八斗不得騁其才雖少陵筆陣之千
軍無以施其勇然有司之獲選亦壯夫所不為何
承平歷世而來莫之敢指蓋僥倖一第之外孰知

其他必待權衡至公之流庶展琴瑟更張之手伏
惟提學郎中先生儒林冠冕學海宗盟潤斯文重
厄於秦灰贊東國復修乎泮水甄陶後進殿最於
春秋二季之間鑑視前車洗滌乎場屋百年之弊
俾削拘攣之態庶還麗則之風格雖守而必文辭
之可觀辭雖尚而亦義理之為王加程文律度於
古今骨格之內取古今氣艷於程文規矩之中自
非卓爾不羣之才曷起袞然舉首之選如復者青
矜小子白面書生學淺鮮而不根氣蕤蕤而易涸
文漸七步才愧八叉僅知弄筆以作文未免尋章

而摘句五音中度敢論擲地之宮商八表神遊安
有凌雲之氣象辨作戰蝸之兩角尚慚窺豹之一
斑鼯鼠之窮顧將奈何黔驢之技蓋止此耳豈意
不以菲葑之下體遽令糠粃以先揚敢不益礪操
脩重鞭鄙鈍進而不已惟以當前庶取百中之功
不負千金之顧銘心鶚路謝九秋桂子之風刮眼
龍門看三月桃花之浪

上梁文

廣寒殿上梁文

徐世隆

析木星躔臨七馬雄疆之地瓊華仙島營

帝王遊豫之宮蓋因前代規模便有內都氣象金
臺南峙玉泉西流北襟山勢真龍虎之區東帶海
濤盡魚鹽之國控河朔上流之上居今日中原之
中是宜均貢賦于四方定龜鼎於億載況朝觀必
有接見之所凡宮室本非逸樂而為恭惟

皇帝陛下功塞兩間德光五葉明俊德以親九族
脩文德而來遠人以至治不世出之英姿舉累朝
未暇行之令典既嚴先廟當備行宮念人疲飛輓
而尚未全蘇雖躬在暴露而不自為苦逮至干戈
之載戢始令棟宇之量修壯未央而襲秦風鄙蕭

相重威之設葺九成而損隋制慕唐皇去秦之心
即廣寒之廢基應清署之故事敬消穀旦爰舉栢
梁敢陳工誦之言庸代子來之詠

拋梁東海外三韓向化風鳴綠江頭無戰伐盡銷
金甲事春農

拋梁南惠雨仁風洗瘴嵐千羽兩階苗自格筐包
不數洞庭柑

拋梁西鐵嶺兵閑大白低聞道上都朝會日隆王
侍子到來齊

拋梁北天道北旋昌水德周天列宿象臣民萬歲

千秋拱宸極
拋梁上雲馭霓旌擁仙仗長春白鶴自天來特爲
吾皇降靈貺
拋梁下輦路春風促龍駕都人莫訝晚廻鑿秋郊
恐損如雲稼
伏願上梁之後一人有庶萬壽無疆地儀厚配於
長秋天位普臨於諸夏青宮朱邸曄曄相輝玉葉
金枝綿綿不絕鸞臺鳳閣咸登柱石之臣象郡雞
林永作藩維之守國無撓棟民悉奠居延及魚鳥
之微生亦遂池臺之同樂

太廟上梁文

王磐

聖人作事仰憲百王都邑成規要傳萬世越皇居
之肇建必宗廟以爲先是故舜紹堯基歸格於藝
祖之室周成洛邑烝祭於文王之宮典冊相傳古
今一制今皇帝仁涵動植孝奉神明飲食菲薄
而豐腆於粢盛衣服純素而鮮華於黻冕講求故
事太常之禮樂一新圖任舊人漢官之威儀漸復
敬擇吉地爰立太宮百堵皆興千楹並列堅杪文
梓半出於江南巨栢長松并來於山北共勸樂趨
之役咸成不日之功因舉脩梁輒伸善頌

拋梁東瀚海無波舟楫通行見新羅燕日本共來
助祭賀新宮

拋梁西西域重開路不迷碧瑱明珠馳蒲背香犀
藥草似長堤

拋梁南楚風輕脆尚虛談供祭包茅宜早貢莫誇
天險恃江潭

拋梁北萬勇不能當一德龍沙戰士漲天潢舞干
未久苗來格

拋梁上綿蕞新儀參法象禮文隆殺相時宜魯國
壽生何太疆

拋梁下天開有道扶宗社列聖相承四紀餘于今
初覩文明化

伏願上梁之後下戈罕用俎豆常陳長朱草於齋
除產靈芝於廟柱丞嘗禴祀保百世之宗桃朝覲
會同來萬方之玉帛各安環堵室同作太平人

東宮正殿上梁文

盧肇

玉冊金文既正重離之位桂宮蘭殿載新游震之
居蓋將別冢嫡以繫人心所以啟儲闈而貳宸極
恭惟

皇帝陛下統垂萬世德冠百王以不世之英姿修

曠古之墜典頃因定鼎爰用正朝固非逸豫之期
率皆社稷之計每穆然思隆萬世之本其必也能
聳四方之觀迺眷春宮式崇不構敬惟皇太子
殿下溫文日就岐嶷生知趨朝回馳道之車侍幄
辨南陽之牘然不有師賓接見之所則何以示軌
範不有衛率環列之所則何以明等威於是少府
獻圖冬官督役顧儼盡出內帑經費不煩大農萃
棟榑豫章之材罄般輸梓匠之技規模素定斤築
隆施繡楠華榱拱星辰於閭闔飛橋複道接雲氣
於蓬萊允叶龜謀共扶虹棟敢申善頌以相歡謠

拋梁東太液滄波與海溫一玉殿問安僊仗曉鬱葱

浮動庶寒宮

拋梁西京觀魏戟太白低少海旌旗葱嶺捷五

威信徹羗氏

拋梁南天策元勳自可參鈇槩小才蕭統輩癡兒

官事竟何堪

拋梁北勿謂天高人叵測若卿半夜望前星輝耀

晶熒拱辰極

拋梁上萬國歡欣覩明兩五相玉裕德無疵主嘗

承祧神自享

拋梁下翼翼青宮崇廣厦
瀛洲非大雅
經問道重師儒卻笑

伏願拋梁之後殿下端居
若二踈有賓客如四皓問安視膳克盡兩宮之懽
監國撫軍大慰兆民之望

尚書省上梁文

閻復

龍蟠虎踞近依天闕之九重
之八座昭風雲之慶會聳華章
燕雀相賀欽惟

聖朝罄天張宇巨地開封混六合以為家攬羣英

而入穀周卿有六以冢宰統百官唐省分三曰尚
書總庶務喉舌典樞機之密股肱資輔佐之良惟
政事之有堂寔熙朝之盛典再消吉地爰築新基
輦來落落之奇材構出潭潭之仙府左帶鳳池之
水右瞻鰲冠之峯聽雞有便於趨朝待漏不煩于
他所三槐論道端居上相之尊一筆為霖廣作蒼
生之福允協龜策共舉虹梁植
拋梁東日出扶桑化景融盡
歌酒慶年豐
須黃雲登夏麥千村

拋梁南解愠風清澍雨甘萬

白雪簇春蠶

拋梁西月窟無塵太白低亦西河清蛟蜃遠為三

枝穩鳳鸞棲

拋梁北玉牒交歡懷聖德昔下芳騏驎附龍鱗承

鵲鴿攀鳳翼

拋梁上調元上應璿璣象輔德常依紫極垣洗兵

更挽銀河浪

拋梁下發政施仁自鯨鯢甄陶萬類入洪鈞廢庇

八荒開廣廈

伏願上梁之後三辰即序庶政惟和邦畿符鼎足

之安輔相協棟隆之吉二十四考休誇中令之賢

材萬八千年共祝 天皇之聖壽

九先生祠上梁文

薛友諒

道行天地之間固存消長世之聖賢之出孰與網

維欲開我後人必須先覺者濂溪先生圖立太極

學契聖功發四端萬善之原扶三綱五常之教幸

親傳之明道而復授以伊川況康節之同時有橫

渠之行輩文正挺生於涑水南軒迭起於漢川在

呂太史豈曰小知至朱晦庵始為大備歷乎千載

寔惟九人視漢唐訓詁之徒尚陪從祀接孔孟湮

微之統當有叢祠爰即州庠載嚴像設異篤信好
學之士啓見賢思齊之心縱有避秦人必願受塵
而出於變離騷國須捨所學而從助舉脩梁恭陳
善頌

拋梁東人在光風霽月中為報僊源來學者精思
力踐是豪雄

拋梁西先哲從游記鄩鄩樂地一言良有悟更能
談易撤阜比

拋梁南春染沅江一帶蒞時不再來如逝水亟將
伊洛學窮探

拋梁北斯文復振無楊墨集成今說考亭功畢竟
是傳來魯國

拋梁上天根月窟閑來往欲將妙理向詩尋靜著
工夫讀擊壤

拋梁下朝象咫尺求儒雅致君堯舜看成規通鑑
一編無右者

伏願上梁之後師儒輩出理學大明廣性命道德
之傳贊禮樂文明之治揭茲盛典化及遐方

大次殿上梁文
宋本
太室奉先彤嚮之情斯在齋庭設次敬共之念彌

與于以爲中嚴外辨之需于以構上棟下宇之壯
配天其澤不日告成共惟

皇帝陛下先祖是皇神明其德議禮盡致曲之道
享親極如在之誠玉璣黃流躬蒞四時之祭龍袞
玄冕刀還三代之儀且聖人垂遷坐之規斯明主
制齋心之地度闕宮之密邇掄良梓以經營編直
準平駘考工之斤斧芒寒色正烟清廟之星辰陟
降彤庭往來黃道凡所以如聲音笑貌在其上皆
以其思居處志意於此中適穀旦之載消致柏梁
之對舉爰歌六律用相羣工

拋梁東淑氣扶輿九廟中獻

春當禴祭太平

天子宿齋宮

拋梁西

天子秋嘗執鎮圭明

發有懷常不寐萬

幾思慮一時齊

拋梁南祠祭淵衷神所監登降

周旋無過舉禮官

遷秩聖恩覃

拋梁北火烝歲祭駢牛一聖

若方寸儘神通先

正千秋常配食

拋梁上三后在天時陟降風馬

雲輿恍惚中神靈

只爲多儀享

拋梁下

天子孝思天下化

討金鉅黍與菁茅錫

貢紛紛走諸夏

伏願上梁之後宗祏鼎安本

支益茂黼黻謹彌文

於燕翼摺紳執彝器而駿奔

二世穆一世昭永配

明禋於文祖三年禘四年禘

載隆純嘏於神孫秦

山四維

天子萬壽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七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祝文

江南平告太廟祝文

王磐

踐祚守文雖奉已成之業繼志述事敢忘未集之
勳眷靖康亡滅之餘擅吳會膏腴之壤依憑江險
壅隔皇風累興問罪之師猶守執迷之意逮戈船
飛渡列戍土崩始悟前非方圖改過遂稱臣而奉
表願納地以歸朝宋王羃已於某日月來至闕下
真江南郡縣人民已委官撫治了當朔雪炎風盡
書軌混同之地商孫夏裔皆烝嘗助祭之臣顧冲

眇以何功實 祖宗之餘蔭尚祈昭監永錫休嘉

太廟火災告祭祝文

閻復

維大德六年歲次壬寅六月癸亥朔十二日甲戌
孝曾孫嗣天子臣某謹遣攝太尉中書左丞相臣
哈刺哈孫答刺罕敢昭告于

太祖聖武皇帝於穆清廟對越在天便殿火災震
驚神御幸懷懼咨祇薦苾芬 祖考以寧來格來享

得玉璽奏告太廟祝文

王構

維傳國之守器為歷代之珍符得自神臯進由憲
長詢以僉言則昭合考之圖制則無差咎 祖宗字

倍而致然亦祚胤隆昌之所繫昇烝是享孔惠孔

時以介壽祺以流曾慶

右第
一室

音黃龍薦瑞有虞肇基玄扈授圖周成襲祚誕膺

景命夫豈無徵方忝嗣于徽音遽親承于鎮寶臺

臣貢上良用惕然殆天相皇元啓萬世無疆之業

抑如大琮玄璧為宗闡世守之珍靈貺之來盍知

所自尚祈叶兆既壽永昌

右第
二室

闕宮儲祉德著神儀瑞玉來歸孝孫有慶矧在嗣

徵之始進由耳目之官上以表信於神祇下以系

隆於後嗣爰修報典思媚太姜俾熾而昌長膺歌

穀右第
三室

荷維瑞璽顯伏靡常麟質鳳章萬世所寶式當今日啓佑皇圖穀旦于差告蠲致享以燕翼子於萬

斯年右第
四室

加謚祖宗告祀南郊祝文

姚燾

維至大二年蒼龍己酉冬十月庚戌朔十有九日戊辰嗣皇帝臣某臣賴上天之祐祖宗之靈得以眇末之躬託於億兆京垓臣民之上持盈守成凡今三年身至太廟兩嘗裸將非獨於親立愛臣家庶亦享治可先天下而祠官讀祝於

太祖室惟曰聖武皇帝

睿宗室亦惟曰景襄皇帝至

世祖室則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名譽之美垂無窮者多及六言顧於創業之祖垂統之宗開我後人繼繼承承億萬維年者稱述成功盛德有所未盡心寔歆然謹遣太尉尚書右丞相臣某禮致牲玉燔柴泰壇昭告昊天上帝加謚

太祖曰法天啓運聖武皇帝

睿宗曰仁聖景襄皇帝伏惟圓靈居高聽平灼臣微忱敷我祖宗歆此嘉誅臣不勝感激戰栗之至

已卯春釋菜先聖文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
心程朱將命堙晦浚闢聳聰瞽明謂當後人承此
遺澤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會其一徒
爲瞻仰有惻此心因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屈
未立已頽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凜不自
容顧念初心悅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
有徒進脩有地研窮參訂亦復有書於古遺言於
今學者尚有裨益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
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告峨山龍湫文

劉因

嗚呼一邦之望有峨惟山山之精深聚而淵泉山
川惟形有神棲之雲雷雨露神實司之今是邦之
凶旱極矣豈神之靈坐視而不恤哉蓋雨暘之數
出于天非神之所得專也雨暘之咎由於人非神
之所得而釋也是以使神函蓄靈潤雖欲發之而
不得也雖然山川之神受命于天而主佑下民者
也今欲佑之而不得矣則當爲之請命于天昭昭
在上安有不從由是言之神雖欲無責烏得而無
責也且小民至愚窮且極矣而無所歸誠則惟淫

昏之鬼是求夫淫昏之鬼乃神之所當屏黜而下
民之衷亦神之所當誘相也今氣運已窮矣窮則
必通或天降之雨則小民必歸功於淫昏之鬼而
惑信愈篤孰能禁之今是邦之大夫致禱于神則
是禱其所當禱矣既禱其所當禱而當禱之神能
隨其禱而應之以雨使既足而又周浹焉庶小民
之愚知天地之間自有名山大川之正神實能闡
闢陰陽而神妙造化而境內吏民之所當敬修其
壇墳潔其牲幣而事之而向之所謂淫昏之鬼者
真不足信矣如是則人情世教或曰此而變之則
鬼神之惠又不但一雨而已矣如其不然則是雲
雷之澤神其不可司之旱乾之虐神實不恤之天
命之職可怠而曠之惑邪之俗可助而成之又何
望焉又何望焉敢告

封龍書院釋菜先聖文

安熙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七月己巳朔越翼日庚
午後學安熙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熙愚極
陋總角趨庭私淑諸人寔始聞道自茲厥後欽誦
遺編近本程朱上窺思益以求經旨以探聖心庶
竭駑頑進德脩業孰云不力中道而迷悲嘆窮廬

摧頽已甚雖由病廢實亦惰偷內自省循枯落是
懼茲焉感憤避俗巖居追憶舊聞卒究前業洒掃
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
軻聖途以存諸心以行諸己以及於物以化於鄉
或冀有成不悖於道茲消吉日載見祠庭旨酒蘋
繁式陳明薦尚斲啓迪實誘其衷庶假威靈不至
大戾謹率諸生恭脩釋菜之禮用伸虔告

祭海神文

虞集

潮失故道犯我鹽官有司捍防民力旣殫閱歷歲
時靡濟茲害浙郡多下恐就淪敗民實何辜不德
在予相臣來言交脩用孚乃勅中外悉智展力相
爾有神亦克受職我土旣固民生底安六府治脩
報祀萬年

祭伍子胥文

虞集

爾以忠隕主潮于吳潮今爲災吳其沼乎爾其揚
靈具訓海若俾妥其常毋作民虐旣止旣安民遂
有生爾作明神永有令名

祭文

祭國信使王宣撫文

楊奐

繼歲次癸卯四月丁未朔二十有一日丁卯某官

某謹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宣撫御史大夫
國信使王公之靈嗚呼兩軍之間零丁數騎江湖
十年風霜萬里不知其幾往幾來而卒至於此乎
人主察其深誠天下仰其大義鬼神錄其陰功簡
策炳其高議然事之濟與否也非智力之不周或
期運之未至不然以公之行不能決和事於一言
載信書於萬世而使干戈相尋膏血塗地猶執迷
而不已我公初年委身烈祖千載一時雲龍風虎
蔡城旣下楚茅不來殺氣盤礴吞江噬淮義膽披
露上心亦回使星南飛迓車擁路歡動牛斗嘆其

繼至元十一年歲次甲戌冬十二月望日博州路
總管徐世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太保劉
公之靈嗚呼天興大元六十餘年王氣所鍾有開
必先聖不獨出衆賢從之聖又與相逢千載一時巖
巖劉公首出襄國學際天人道冠儒釋初冠章甫
潛心孔氏又學祿真復參靈濟其藏無盡其境無
涯鑿開三室混爲一家逆知天命早識龍顏情好
日密話必夜闌如魚得水如虎在山易地諸葛彌
天道安道人其形宰相其心謹其似之黑衣惠琳
數精皇極禍福能決誰其似之邵君康節詩詠高

逸方外神遊誰其似之
法具誰其似之
於是時蜀之韋臯堂
晉之杜預天王既奠
泌相宅卜宮兩都並雄
建元宣撫十道多舉名
贊萬機暫決大議力辭
止解中書仍居保傅官
肅公奏閱之方其弘化
則亡生平少疾質明猶
唱開戶視之掩書長往

天子震悼朝臣涕洟下
至行路靡不哀思國事
有疑誰與稽之民歲有
災誰與禳之僚友有咎
誰與救之人之老成寧
復見之曩過趙郡識二
大士曰蕭曰劉器量包
世混迹佛老心同孔周
仁兩義風欲灑九州蕭
已先蛻獨餘藏春栽培
桃李徧滿君門身為師
賓門多卿相生被殊遇
歿獲大塋公既無憾我
獨何悲第愧老繆嘗辱
公知愛我文辭許我言
典故視草翰林持衡文
部公非私舉我豈懷恩
言念知舊往哭其墳南
州孺子生芻一束奠章
寫心老淚盈掬嗚呼哀
哉尚饗

祭硯司業先生文

滕安上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某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
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
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汗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
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
操與齒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違惟公抱負白首
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
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
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庸庸之可
效公之歸老猶振頽波遽云逝矣為之奈何八十

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簣一然不亂平生之守於
此益見自公之歸夢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與
一官羈人送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祭魯齋先生文

呂端善

公之道在天地德在人心行義在朝廷功業在後
世者章章表表如日之在天如泉之在地為門生
者不當以是瀆陳之惟其私心之不能自已者敢
以告之公之生以扶人極振人綱為心沒而不應
肯忘也今人極其立乎人綱其明乎下土茫茫豈
無才良間有作者敢希厥成言語不通趨詣不同

聞望不崇誠孚不隆猷之雖遠羣呼四訏謂角而
童謂雌厥雄使公而在猷難厥終公而已矣疇能
奏功維蒙古生巖然古風稔公之教在耳蘊公之
化于躬雖所賦有厚薄所得有纖穠惟公擇其尤
者相之導之以陰誘其衷使之默識心通視明聽
聰謀嘉慮忠言行諫從則可以鞏國家無疆之祚
惟寧永生民無疆之休惟洪則我後人于子于孫
亦叨居于至化之中生也望於公沒也又望於公
于以見生民之心望望於公者無窮也

魯齋先生陞從祀祭文

許約

維皇慶二年六月十四日癸酉欽承 綸旨以先師
文正公魯齋先生列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從祀之
位門人許約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合辭而祭之
曰自太極判而人文開包羲作而卦畫始備物以
致天下之用成器以爲天下之利蓋肇乎乾坤者
惟一理盈乎宇宙者惟一氣人倫由是而明萬事
以之而理王之所以王帝之所以帝百世同符有
一無二迄于周衰篤生聖人有德無位遭時之屯
周流天下而不我用乃獨任乎斯文明王道於已
晦振綱常而再新顏曾再傳而得子思至孟子獨

不迷其津泯泯芬芬歷歲時之既久承承繼繼乃
寥寥而無聞迨乎有宋寔生周子畫無極之大原
爲萬物之根柢扶泰山已摧之巔發千古不傳之
祕淵淵河洛大暢斯旨天理之微人事之著鬼神
之幽至于子朱子而大備天眷皇元我文正公寔
有得於此也合衆議而古歸惟前賢之是證既縷
析而毫分亦提綱而振領盡小學之精微爲後人
之龜鏡言仁義必本諸身言道德必由乎性動靜
必循乎禮終始不忘乎敬春風藹然物我融會冰
壺瑩然表裏輝映出而仁時也必欲底雍熙之和
進而事君也必欲止唐虞之聖事必探乎幾先俟
其久而乃應言治亂之所生盡天人之交勝其高
也入於無倫其近也不離於日用叙天工而振王
綱正人心而祈永命觀其運用天理而見諸行事
者欲名言而奚罄耶蓋嘗忠之以百年凝道德之
身千載繼絕學之志由布衣而起田野總庶官而
宅百揆明曆象以授人時創辟雍而教胄子忠言
疊疊氣不少衰爲學孜孜老而後已蓋其所造者
深所積者廣舉而措之事業者獨高乎一世非義
精而仁熟道全而德備者疇克爾耶宜乎

聖天子念之不忘崇以魏國之封褒以文正之謚
又欲嘉惠後人也乃命列于從祀之位既相其子
又撫其孫猶諄諄而不置也况約等親出其門提
耳之言面命之誨天地純全古人大體朝焉夕焉
誘掖諄至容聲警效不遠伊邇嗚呼昊天罔極之
恩仰而思俯而戚曷其有既耶

祭康先生文

王思廉

翰林學士承旨致仕王思廉致祭于故國子博士
康先生之靈而言曰吳楚竒材棟楠豫章下菽牛
馬土摩穹蒼脩直堅緻可棟可梁斧以斯之不得

締構乎明堂渥注異種綠耳飛黃過都歷塊電掣
龍驤以駕大輅和鸞鏘鏘困於鹽車弗獲馳騁乎
遐方先生之學經笥書囊先生之才錦心綉腸視
草比門制禮奉常外而藩宣內而贊襄何施匪宜
皆其所長進用無媒竟老國庠猶木之不遇於匠
石驥之不遇於孫陽噫嘻孰維孰綱孰主孰張吾
欲問之神理茫茫者英已矣識者嘆傷雖然有德
以化其鄉有文以流其芳愈遠愈思愈久愈光是
之謂不亡

祭徐承旨文

李之紹

維大德五年春二月辛卯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
等謹致祭于故翰林學士承旨徐公之靈嗚呼古
人有言人材實難撫治論賢遺世永歎才與時奪
識局于器文勝自敷授事則躡偉哉通儒慨惟容
翁蚤奮其辭乘時之隆肆其餘長見於治功出入
中外曰亦有歲素髮滿憤歸掌帝制渾渾周誥我
庶見之諤諤廷議我庶選之朝有老成衆與有慶
孰云其去有不惆悵君子之心夙夜本朝忍失去
之以遠爲超劃爾歸盡嘖嘖稱遠身有遺用永蓄
弗著千里寓哀匪哭其私國之遺老我寧不思

祭袁學士文

虞集

昔在故國寓都海邦乃睠鄞越視漢河陽王公近
臣專邑列府卿士以還民莫或數公生其間不靡
不矜師友是求問學是承先宋旣亡文獻淪隊遺
老或愍力接淵懿家藏多書俾昔石渠下至琴弈
亦取其腴博學洽聞瑰偉精瑩人無間言公亦自
信我從草茅或援起之公以賞延後先京師于時
同朝多士濟濟公獨我友尚論其世制作討論必
我與聞或辨或同有定無誼公泰而舒我蹇蹇跋
三十餘年亦多契闊公在禁林益躋華階人曰孔

宜公曰足哉歸而寄書勗我慰我亦喜優游自託
其果曰易春秋魯與子談將卒成書恐老弗堪老
不廢學唯予與爾終訂無忘庶其在子言猶在耳
俄以訃來噫天生公乃止斯哉儒林木萎壁府星
隕伊邦之瘁伊道之閔區區深悲遠莫致之託公
鄉人致茲哀辭公聞之乎不聞之乎

哀辭

平章政事廉公哀辭

李元禮

嗚呼哀哉識公於生之日哀公於死之後者人情
也哀公於死之日昧公於生之前者人情乎嗚呼

識而哀一人之私哀也

而不識天下之公哀也

方公之在相位也朝廷
為安萬民化之以為治
矣及公以病去位也天
病反復而竟不起矣嗚
耶胡為遽奪公以亡耶
之良耶其忠亮正氣敬
賢相耶不然將升而為
海為江耶嗚呼作善降
常而不可明耶故余議

之以為重四夷賴之以
陽調和而品物無不遂
皇皇祝公無恙豈期沈
哀哉蒼天蒼天果蒼蒼
夷之清伊尹之任魏徵
天壤間幾世幾年復為
辰時而為山嶽流而為
不善降殃何此理之反
以善者蓋非一己之私

傷亦以公天下之哀而

不萬民之失所望也

林處士哀辭

哀痛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

神始完是果為得道耶

古者上壽百二十歲竊一

死之說者曰脩之益真

其道彌親壽而無德與

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

遺壽焉猶可言也名德不

至則漸盡腐滅又安所

取哉古之人若是者衆矣

今得一人焉曰林寬字

彥栗形臞而器溫其於學

也汲汲然逐日以補有

不足焉則力探簡策以自

證其為文必達於理而

始精於詞謂詞者載理之

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

無益也深思以求之傍取

得記之說勤絕傳會據

宗統原以會于一復懼其

不盡是也則祕重自念

將周游四方闕疑廣聞日

事而心領焉噫若可謂

勤已矣道散於九流百家

綸者至矣其弊有不

勝言者汎溢俚雜尸坐

日漸入於無聞之傳予

嘗察彥栗知其心有深憂

者焉余始見于姑蘇氣

和以謙再見于京師愀然

以思取士之道非一嚴

珍域析豪髮有司者之過

道逸不舉則凡吾徒在

官者誠有罪彥栗志不

是推彥栗之志在問學

為之而不果就若是者

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

林處士哀辭

六

三月卒于京師年三十有九其第宇友謹哭且曰
吾必奉喪歸吳興吳興吾先人所藏遂為詞以申
其哀焉辭曰

氣清明兮受元陽德朔中
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
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
寔紀兮吾何愆路孔脩
丹儼夫人兮在空山玉
兮聞以章絜太古兮儼
未具兮志則專一葦泐
道白晝速兮陰風旋數
神獨還靈旒遷兮木葉
冠兮紫佩蘭

丁文苑哀辭

許有壬

哈八石取父字姓丁字
死于闈人與予同登乙

知進士第得國賓州掾左司除禮部主事予佐吏
部故游從為多改祕書著作拜監察御史又與予
同官南坡之變梟獍黨與列據津要文苑康里子
山暨予實同論列遷戶部員外郎予在左司計事
宰相見俄命浙西道廉訪司事遂問南北予居武
昌適移湖北新制憲官各色用止一人長憲者同
出西域即日引退置灑不元文苑曰無例且退持
疑文冒進可乎臣聞不起于野居絕人事獨相往
來鵠山楚觀之絕頂荒雲嶽之巔荒城廢壘
村居墊池麻扉不至焉時維三月廿六日

詩談論無虛日一日之初酒罷曰君問我退針不相設在恐吾初見一不遂遂子蓋祁陽縣有憲政著德未嘗言退之予不盡辭焉未幾予除兩淮轉運使文苑華山北邸兼員日至山北置大寧古白雲地去京師東北尚八百里陸不可挈家水繁紆五千里扶病擁幼殆不能為謀予官揚州崎嶇來過曰我非瀆於進也予上新政不敢不行而老幼累我且都而杭杭而鄂鄂又山北有力且疲况貧乎鄂不可留揚未貴亦不可居杭吾樂之穀又差賤且其人德我吾謀定矣

殞命諸子買舟而東獨挈一小僕乘傳而北予留之飲三晝夜而後去酒中嘗曰我作事素勇今殊猶豫何也予戲之曰人改常不佳君豈厭此邪廼笑曰昔温公記宋子才暴謔其言偶驗我不信也因出臂示其堅實曰斧吾擊亦不死也於康今乃真死矣蓋時方大疫暑行至東平主僕皆病歸抵淮安卒于舟中至順元年六月二十三日也郡大夫率其國人鼓之予既為人省其墓告其家子慕高迎柩歸殯舟中之兒矣為之慟監縣公墓祁陽遠不能殯予歎曰

杭西山先人所愛因可守也遂至焉子力不
能舉漕司暨他官府若晉姓來其歸之得幣中
統餘萬緡既襄事餘可經理其家淮東憲長峇里
麻嘗同官閱其書請賻于朝不報初文苑爲固安
隸京號難治民劉奉益橫其塞析烹五十羊聚羣
不逞震動里閭執而發其推埋焚剽數十事度不
解逸去反肆誣譎詔大官雜問禁中辯折明直劉
寘于法築堤堰三百里河以不害兩道凜然折彊
暴如拉朽蜀兵未戢按部直要衝布置施爲若老
於兵者統兵省臣薦其有將帥才可治邊事云內
外持憲知無不言制吏輩噤不得出一語平居論
事慷慨歷落一坐盡傾遇事則奮發勇往無前長于
觀人某邪某詐默以相告後輒多驗作歌行豪宕
如其人古詩清粹皆可傳也延祐初朝廷始以科
舉取士天下之大才五十六人出官四方或儒於
施或污於賄歷歷在人得免詬議如文苑者可數
四天復中道畫之於庫惜哉予昔銘監縣公謂其
多善未報當在文苑今文苑壽才四十有七賣志
以沒此又何邪豈天又尼其身而大其後邪天道
是邪非邪予益惑矣嘗獨坐閱同年錄十六年間

爲鬼錄者十五人矣尚忍以區區聲利置胷中乎
或者視爲四海九州之人愬乎無情予不忍也慕
高將狀其行實求予爲銘而其狀未至爲之辭以
發其槩且以寫予哀云天之生才兮亦孔之艱前
不知其幾世兮後復幾年何林林之百萬兮獨斯
於賢器方適用兮陶復不堅雲未雨而掃蕩兮華
未實而摧殘豈繪繳之在天兮惡有翼之高騫冥
冥之中兮孰司其權昔君之北兮歌呼水壩今君
之來兮丹旆翩翩藥膳匪良兮道路迤邐妻子睽
隔兮良友棄捐我哀曷忘兮我言曷殫西山蒼蒼
兮惟所便安玉樹森立兮澤流有原冀伸於後兮
以報其前破不可完兮逝不可旋惟生無愧兮雖
歿猶存脩短有數兮吾其舍旃馬革牖下兮非壤
則鳶九原有知兮其然不然

謚議

何忠肅公謚議 蔡祖

虞集

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
明事理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
責而後可庶幾也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
持久有定功處物有成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

若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數之羞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何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公守職不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答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君子正人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彌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而為之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用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數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於儒者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人所及宜其成就如此謹按諡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諡議

虞集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
未嘗求用於世亦未嘗不用於世也有天下國
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
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
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用而無
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
今為可誣也耶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
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
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守高自標

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
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
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
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
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修一代之經司刑則
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
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
先生斯無忝矣諡法道德博聞曰文杜不躁進曰
靖諡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姚文公諡議錄

柳貢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
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
結粹精敷然詞述於以增煥空集大業而登之三
五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入焉其有關於
氣運者如是豈徒示文哉乃若魏國詩文正
公之在吾元實當

世祖皇帝恢拓基圖之始倡明道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龍式纂
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之學則
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起而龍翔

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二宗繼照天下又寧而
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淳固
已挾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志箴頌之雄偉光潔
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
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
誦已十百雖欲揜之孰得揜之哉他日良史執筆
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
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
慊焉謹按謚法博文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
謚之曰文

蕭貞敏公謚議

劉致

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所不召之臣蓋志意脩則
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翺遊萬
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
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
臭以勸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
屈則束帛齎齎賁于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
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與君始由平
章咸寧王野仙薦

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

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
幾以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
崇文閣學士國子祭酒諭德如故尋得告還山年七
十七以壽終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
已彼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出用而出用之至
於上徹帝聰鶴書天出薜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
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墮所守
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
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勵俗興
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徵而不起暨出而即歸

不既真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
撰謚法清白守節曰真好古不怠曰敏請謚曰貞
敏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八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九

行狀

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

姚燧

公諱德輝字仲實世居通之路

祖某祖全再

世不仕考朴尚書吏部主事妣宗夫人三子長德
英德芬季公吏部君生三十九年且卒指公謂宗
夫人曰吾為吏治獄不任悍鷙刻削人蒙吾力脫
罪罟齒平民者衆天或報施善人是兒其大吾門
者勿憂貧且賤公方五歲哭之如成人家纔備五
升菽夫人春蓬稗為糧芼藜苒為茹治之荒歲既

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輟業十六監酒
豐州祿食先足旨甘有餘則市筆札錄書夜誦不
休夫人以過耽苦慮傷其孱薄也為滅燭止之已
乃厭糟麴歎曰志士顧安此也耶仕不足以匡君
福民隱不足以驩親善身兩間之間人壽幾何烏
可無或有聞死同腐草木也絕少年輩不游召其
所親與率一時名公碩儒歲丁未用故太傅劉文
貞公秉忠薦徵至潛藩俾侍 今皇太子講讀薦
故翰林侍讀學士竇默故宣撫司參議智迂賢皆
就徵癸丑先朝封周親割京兆隸潛藩擇庭臣可
理賦者使調軍食實出公從宜使辟故真州總管
高逸民自佐時汪忠烈公始宿兵利州扼四川衿
喉規進取數萬之師仰哺於公乃募民入粟綿竹
散幣集之或給鹽券使歸京兆受直陸輓興元水
漕嘉陵一年而錢粟充棟於軍中宋臣余玠議棄
平土即雲頂運山大獲得漢白帝釣魚青丘苦竹
築壘移成都蓬閣洋夔合順慶隆慶八府州治其
上號為八柱不戰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實張於斯
丁巳深峻用事臣大集關西河南諸臣入計局以
中嘗為潛藩用者文致多方於公獨無絲髮得已

未從南征至鄢畱後行營庚申以為南京經略使
再月又以為北京宣慰使其年

皇帝即位中統改元五月又以為燕京宣撫使燕
多劇賊造私幣雜真行民間陰結死友相誓復仇
然殺人公悉捕誅之雖中書開府在燕令行禁止
多不上白由是忤時相意以誣去位從北征還守
北山諸關三年惡已相反誅以為山西宣慰使罪
權勢之籍民為奴免而良者將千人至元改元罷
宣慰司授公嘉議大夫太原路總管兼府尹至是
潛藩故臣相無有出為二千石者上以太原難

治故留居此會我先左丞公當分省遷調山西河
東世職守令即遣諭旨公拜稽首曰陛下以臣堪
一縣俾為令臣烏乎可擇況以千里寄治非材大
懼任使不稱以傷陛下之明敢請之耶自爾愈益
勤勵崇學教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逐姦賊
以剔民賊裁婚葬俾師簡儉敦耕桑以富生理之
立社倉以虞水旱之歉一權度以絕欺詐之攘
嚴鼓柝以警竒衰之覲凡可與民漸摩仁義者無
不張嘉禾瑞麥六出其境滿登左部差功最天
下右部考過惟草竊盜不獲一及五年徵入為右

三部尚書人有由訟財而失其兒子者公曰何疑
焉叔殺之也深竟其獄公所信厚及權貴言可撼
去者莫不請求保為衣冠之族無有是也皆漫不
為應懸已俸為賞購之其家人果上變告情狀呈
露言者慙服叔竟以是病死俄轉戶部尚書事無
大小必決之一日書判煩勞指為之蠶七年會

以蝗旱為憂俾錄山西河東囚行至懷仁民有魏
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厭勝謀殺已經數
獄服詞皆具自以為不寃公燭其誣召鞠其妾榜
掠一加服不移晷蓋妬其女君謂獨陷以是罪可

必殺之也即直其妻而杖其夫之溺愛受欺當妾
罪死觀者神之或咨賞泣下八年授中奉大夫參
知北京行尚書省事九年罷尚書省以故官參知
北京行中書省事京南徒水歲泛溢至城下為患
公築堤捍去皇子安西王有土關中之明年當十
一年奏求公輔已以故官改安西王相至則視瀕
涇營牧故地可得數千頃起廬舍疏溝澮其中假
牛種田具賦予貧民二千家屯田最一歲入得粟
麥石十萬芻橐束百萬公是來也貧不能從妻子
留之京師事或上聞賜錢二千緡遣之明年詔以

王相撫蜀其年重慶猶城守東西川各開樞府合
兵數萬人圍之公至成都兩府爭遣使咨受兵食
方畧公危語動之曰宋今既亡重慶以巨擘之地
不降何歸政以公輩利其剽殺不得有子女懼而
來耳不然他日兵未嘗戢及招討畢某偕中使奉
璽書來赦最宜正言明告嚴備止攻以須其至反
購得軍吏杖之為僞得罪懷之入降水陸之師雷
鼓繼進實堅其不下也中使不喻詐計竟以不奉
明詔反命如是者皆公輩玩寇疆場心迹之著白
者况復軍政不一相訾紛紛朝夕敗矣豈能必成

功為哉兩府多致金帛子女為謝曰我捷與人法
令所不禁也公讓不受出未至秦瀘州畔而重慶
圍果潰再退守瀘州十三年秋也明年詔以不花
與公代為西川副樞公兼王相大軍既發公留成
都供億食纔支半月賦粟繼之官船不足括商民
船千艘日夜督運其年復瀘州十五年重慶之圍
再合踰月即下紹興南平夔施思播諸山壁水柵
隨之皆下而東樞府猶故將也懲前與西川相觀
望致敗惡相屬願獨軍圍合州初公撫蜀徑東川
歸以為重慶帥聞受圍必徵諸屬州兵盡銳拒守

合州空虛誠使謀人持善曉之兵隨其後亦制合
一奇也即出合俘繫順慶獄者縱之使歸語州將
張珏以天子威德遠有宋室淪亡三宮皆北又頌
聖量含弘錄功忘過能早自歸必取將相與夏呂
比又為書反覆禮義禍福譬解其言以為均為臣
也不親於其子孫合之為州不大於宋之天下子
孫舉天下而歸我其臣顧偃然負阻窮山而曰吾
患於所事不亦甚感乎昔也此州人不自為謀求
義就者以國有主寧死不欲身被不義之名故重
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以塗

遇君竊若首以徼福一旦不難也其說累數千
言又約書言為檄刊木於山浮板於江珏未及
報而公還王邸至是合遣李興張郃十二人者詞
畢成都皆獲之當斬復為書縱歸使喻其將王立
其言如喻珏者而益剗切興至立亦計夙與東府
有深怨懼誅使興等導帥幹楊解懷蠟書間至成
都降公從兵纜數百人赴之東府害其來率有言
前歲公為書招珏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
今立珏牙校也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
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剗耳未必定降定

園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致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也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嘗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城也吾為國活此民豈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立德之與金玉飾少艾為謝公曰若以吾為是來耶吾無事乎此其持往餽之東府合人自立而下家繪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是年王薨公感其受知深而悼夫棄國之蚤也哭之幾不能生十七年詔公與南省參政程某即其地聽思播湖南所訟鎮遠黃平田會西南夷羅氏鬼國叛別詔雲南湖南四川合兵三萬人誅之前茅及境矣公曰蠻夷無親為俗吝貪始由邊將撫之失策積怨以叛好事之臣請加兵誅旁諸小夷洵懼相擅繼叛者必眾恐非直三萬人能歲月平也吾賴天子仁聖馳一介之使招之可坐俟其徠豈必煩兵不及以聞遣安珪止三道兵張孝思諭鬼國降其酋阿察熟公名問曰是活合李公耶其言人曰明信可恃即日受命身至播州降語且泣曰吾屬百萬人非公惠活寧闕死不降事畢

驛聞 上為之開可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弟阿
利為宣撫使其年王相府罷十一月二十一日始
至黃平是夜也星如斗雲鐘垣外公弗善也歎曰
他日嘗夢主烏江今播水適名烏江與是星皆吾
死徵也夫吾嘗誦馬伏波老當益壯之言而奇曹
武惠為將不殺得今治羅鬼馬革裹尸歸何憾二
十七日卒後七日資政大夫中書左丞安西行中
書省之命下蠻夷望轎車為位祭且哭者動百千
人塗所經男女空家浴嗟聚觀合之安撫使立衰
經率吏民迎哭傾振山谷為發百人護喪達興元

上聞而悼之贈光祿大夫中書右丞謚忠宣公賜
錢二千緡具塋先妃一嗣王遣前僉書王相府事孛
羅賻錢五百緡具奠明年僉播州安撫司事何彥
抗章請即州治之東為廟制曰可薨年六十三夫
人胡氏前公卒今夫一人某氏子一人嘉議大夫安
西路總管兼府尹諸卑奧魯頰也女二人長適嘉
議大夫禮部尚書劉秉恕幼在室嘗察公平居以
先夫人剛嚴其弟宗耳有小過對眾奮杖撻之不
少惜公若何而驩奉使未嘗有屬色遽言其亦能
子哉二兄既位不大難於時每分吾有不至以寡

之見告其盡禮姊氏不以語人人知為姑若從母
不以為兄弟也與人文誠易炳白不張城市機察
不面為許退與他人語必諄諄暴其所長而韜
其不及至繩檢寡慝奮發忍急不能容其過然亦
不能留怨惡於胸中雖舊欲擠已入不測淵者事
已輒忘之畧無校言復意自奉甚薄有積則施之
不為子孫他日計西川副樞 上嘗賜以玉帶錦
衣錢二千五百緡止留其服物餘悉分之親戚賓
客一日而盡人問之則曰曩吾家多責券縣官憐
而賜償之無負金吾貴而薄功又可富而厚享耶

不患而兩有之神不福人幸以是人曰我貧吾利
器也故自入官非素所往來有相答報者未嘗待
形勢取一錢直愧再為尚書權臣力能生殺人取
公共事累年足跡獨不及吾門以祿薄用奢為言
願奉母錢百金交驩令取子自益郤之亦不為謝
王相七年及事先王五年言必切切臣職子道請
聞斯行以純專蕪簡約侍衛以裁浮費無急土木
鍾匱民力者中外所厭請凡賢而有闕滿調將
東歸必薦汲之王陞陞留之故關輔得士為多皆
覆為已聽當無不嘗語人由我而然以期見德遇

事謹敏好謀善問多不自用及其末路生人之心
意初取信蠻夷聞其諭招椎結荷旃竭蹶慕義三
之兵為之却首思微利於萬里羞成功於一介
事蓋為江馬革包柩斬木通道昇歸要荒抑嘗親
統以來將相臣一死率於其家天下之情稱其
產所為功高者惜位德大者思不遇如是而極然
未有若公逢掖死事以世所壯者也嗚呼賢哉又
嘗觀古君臣莫難於人口莫尤難於信蓋合或可同
欲以中而信則必不可襲取於一時自公始侍
清 聖皇非邊貴之一也亦嘗身接之面訓之旨

之親以細微觀其敬忽置之糾紛試其理解
雷霆察其變常納之汗濁驗其潔白既久而後
知遲也其後三十三年之中或使或牧或從或留
或相或傳諸侯王或將凡賞勳勞優者舊可以勸
臣者公皆與為之至商論羣臣能否於公不曰
則曰剛或曰不欺不見有貶於聖訓用未盡年
亦令人猶未足其悲愛任於已試知遇於既久可
謂咨海內者將不知誰在也嗚呼悲哉後三年
樂進遺書求狀公行燧亦荷公知且久遊其門
其指實同受學義不得以不文為讓故為於次

此奉議大夫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副使姚

公

翰林掌書承旨董公行狀

虞集

公諱文用字彥持真定路藁城縣人元帥公第

子也公生十年元帥公死王事于歸德母李夫人

家嚴伯兄忠獻公文炳教諸弟有法公內承家

而外受學侍其先生軸故學問早成弱冠以詞

試中真定時以真定藁城奉 莊聖太后湯沐

憲庚戌 太后使擇邑中子弟來上公始從忠獻

太后和林城

世祖皇帝在潛藩命公主文聿曰講說帳中常見許

重癸丑 世祖以 憲宗皇帝命自河西征雲南

大理忠獻公在行公與弟壽國正獻公文忠先在

軍中督糧具贊軍務丁巳 世祖令授皇子經是

為北平王雲南王也又使為使召遺老於四方而

太師竇公默左丞姚公樞鶴鳴李公俊民敬齋李

公治玉峰魏公璠皆至於是王府得人為盛己未

世祖以 憲宗命取宋公發沿邊蒙古漢人諸軍

理軍需將攻鄂州宋以賈似道呂文德將兵抗我

水陸軍容甚備九月 世祖臨江關戰忠獻公請

曰宋恃江為險兵力厚法當先之奮其氣臣請先
公與正獻公固請偕行 世祖親料甲冑擇大艦
授之乃率敢死士數十百人鼓棹疾呼奮進直薄
南岸諸軍亦爭進宋軍來赴戰三合三敗之公乘
小舟歸報 世祖 世祖方駐香爐峰因策馬下
山問戰勝狀則扶鞍起立豎鞭仰指曰天也即賜
卮酒使主帳下宿衛且命傳令他帥曰今夕毋飲
酒毋解甲明日將圍城既渡江會 憲宗崩閏十
一月師還庚申 世祖即皇帝位建元中統公持
詔宣諭邊郡且擇諸軍充侍衛七月還朝中書左

丞張仲謙宣撫大名等路奏公為左右司郎中二
年八月佩金符以兵部郎中參議都元帥府事三
年山東守臣李璫叛據濟南從元帥闊闊帶統兵
伐之五月而克其城璫伏誅山東平元帥卒公還
都元帥阿朮奉詔取宋召公為屬公辭曰新制諸
侯摠兵者其子弟勿復任兵事今伯兄以經略使
摠重兵鎮山東我不當行帥曰潛邸舊臣不得引
此為說公病不行五年改元至元之歲也 上曰
董某安在年始壯不使為國効力今安在召授金
符為西夏中興等路行省郎中中興自渾都海之

亂甫定民間相恐動竄匿山谷而省臣方入奏同僚不知所爲公曰吾死不可以去此宜鎮以靜乃爲書置通道諭之然後粗安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置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近屬貴人曰只必鐵木兒者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旁午不可會計省臣不能支公坐幕府輒面折以國法其徒積忿譖公貴人怒召使左右雜訊之意叵測公曰我天子命吏請得與天子所遣傳

貴人者辨

天子所遣傳貴人者中朝舊臣掌事

莊聖太后來詰問公不承貴人旨意狀公曰我漢人生死不足計我所恨者仁慈寬裕如貴人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貴人威名於事體不便因僂指其不法者數十事詰問者驚起去白貴人即召公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郎中持此心事朝廷宜勿怠自是譖不行而省府事粗立二年入奏經畧使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三年行省罷還京師命公爲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辭之五年立御史臺授公山東東西道提

刑按察副使以仲只右衛親軍千戶文蔚卒不及
赴八年立司農司授公奉訓大夫山東東西道巡
行勸農使十一年三月加朝列大夫勸農使如故
山東中更叛亂多曠土公巡行勸勵無間幽僻入
登州境見其墾闢有方公為詩表異其守移刺今
刻石在州治於是列郡咸勸地利畢興五年之間
政績為天下勸農使之最十二年丞相安童公奏
公為中順大夫工部侍郎代紇石里紇石里者阿
合馬私人也其徒間安童公罷政即使鷹監奏曰
自紇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鷹食鷹且瘦死矣

上怒趣召治之因急遣公入見 上望見曰董某
願為爾治鷹食者耶置不問別令取給有司阿合
馬知不可諧十三年出公為少中大夫衛輝路總
管兼本路諸軍奧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要衝民
為兵者十九餘皆單弱貧病不任力役會初得江
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日夜不絕于道警衛輸輓
日役數千夫公盡然憂之曰吾民弊矣而又重妨
穡事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郡邑胥校足備用
不必重煩吾民也主者曰公言誠然即行公言事
萬有一不虞罪將誰歸公即為手書具官職姓名

保任之民得以時耕而運事亦無不具者諸郡運
江淮粟于京師衛當運十五萬公曰民籍可役者
無幾且江淮舟行風水不時至而先弊吾民以期
會是未運而民已憊矣乃為集旁郡通議立法驛
置民力以紓十四年以職事詣汴漕司方議通沁
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公曰衛為郡地最下
天雨時行沁輒溢出百十里間雨更甚水不得達
于河即浸涇及衛今又道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
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地形上言衛州城中
浮屠最盛公才與心平勢不可開也事得寢不

行為郡多善政民有去思具見郡教授陶師淵所
撰碑文十六年受代歸田里作遐觀之亭於故丘
茅茨數椽僅避風日讀書賦詩怡然燕居自號野
莊老人 裕宗在東宮數為臺臣言董某勲舊恩
良何以不見用也十八年臺臣奏起公為山北遼
東道提刑按察使不赴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乃
召公為太中大夫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
嘗不與聞廿年江淮省臣有欲專肆而忌廉察官
者建議行臺隸行省狀上集議公議曰不可御史
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司

僅在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蕭然無可復望者矣又曰前阿合馬用事時商賈賤役皆行賄入官及事敗欲盡去其人廷議以爲不可使阿合馬售私恩而朝廷驟斂怨也及使按察司劾去其不可者然後吏有所憚民有所赴愬則是按察司者國家當飭勵之不可摧抑也後悉從公議轉通議大夫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學士知祕書監時中書右丞盧世榮本以貨利得幸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將錙銖培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也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公陽問曰此錢取諸右丞家耶將取之民取諸右丞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歲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蠢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公謂坐中曰諸君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議者出皆謝公曰公以一言折聚斂之臣而厚邦本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豈不信然世榮竟以是得罪後嘗謂人曰我不知何事忤董尚書每

折我不遺餘力廿二年拜中奉大主江淮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公力辭 上前曰江淮事劇巨
不敢當 上曰卿家世非他人比朕所以任卿者
不在錢穀細務也卿當察其大者事有不便第言
之公不敢辭遂行行省長官者素貴倍多敖同列
莫敢仰視跪起稟白如小吏事上官公則坐堂上
侃侃與論是非可否無所遷就雖數忤之不顧也
有以 上命建浮屠於亡宋故宫者有司奉行急
迫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而猶欲併大
建佛寺公坐中謂其人曰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
之如何長官者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公曰非格
上命也今日重困民力失民心豈 上意耶各拂
袖去然竟得少紓其程公在行省政事大槩如此
口三年將用兵海東徵歛益急有司為姦日益甚
公曰吾力不足以口語勝矣乃請入奏事大畧言
疲國家可實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其條目
甚悉言上事亦罷廿五年拜御史中丞公曰中丞
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按察使乃舉胡公祗通王
公憚雷公膺荆幼紀許楫孔從道十餘人為按察
使又舉徐公琰魏公初為行臺中丞當時以為極

選方是時桑葛當國用事寵奉方熾自近戚貴臣
見桑葛皆屏息遜避無可誰何公以舊臣任御史
號不易為桑葛令人風公贊已功於上前公不
荅又自謂公曰百司皆具食丞相府獨御史臺未
具食丞相府公又不荅屬朔方軍興糧糗粗備而
誅責逾急公謂之曰民急矣外難未解而內戕其
根本丞相宜思之於是遠近盜賊蜂起公持外郡
所上盜賊之目謂之曰百姓豈不欲生養安樂哉
急法苛歛使至此耳又謂之曰御史臺所以持政
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
行則民無所赴愬而政日亂將不止臺事不行也
浸忤其意益深乃撻拾臺事百端公日與辯論不
為屈於是具奏桑葛姦狀詔報公語密外人不知
也桑葛日誣譖公下上曰在朝惟董中丞驍傲
不聽令沮撓尚書省請痛治其罪上曰彼御史
職也何罪且董某端謹朕所素知汝善視之當是
時雖貴近以誣譖遭斥辱者不一公徒以區區之
誠賴天鑒主知而免於是遷公通奉大夫大司農
時又欲奪民田為屯田公固執不可則又遷公為
翰林學士承旨廿七年隆福太后在東宮以公

香舊欲使公授皇孫以經具奏上以 上命命之
曰老人畏寒須暄和乃 至帳中授經內侍視饌
公每講說經旨必傳以國朝故實丁寧譬喻反覆
開悟故皇孫亦特加崇禮焉三十一年 上命公
以其諸子入見公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
子何能為謹不敢以見命至再三終不以見是歲
世祖皇帝升遐公望宮牆哀慟幾墜馬下同列爭
持扶之及致奠喪次羣臣皆推公曰 先帝漢人
舊臣唯公在矣公宜前受酒行禮皆相對哭失聲
今上將即皇帝位于上都 太后命公從治裝賜

鈿百定以行既即位巡狩三不刺公奏曰 先帝
新棄天下 陛下遠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
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不在勤遠略也 上悟即日可其奏是行
也 上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公亦盛言

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太后亦素知公故多所顧問公自 先帝時每侍
燕與蒙古大臣同列 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公
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上在東宮時正旦受賀於
殿中見公召使前曰吾鄉見 至尊甚憐汝輒親

取酒飲之至是春賚至渥賜鈔三百定至於金衣
五帶紫笠寶環之賜皆追成先帝之意也是年
修先帝實錄陞資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於祖宗世系功德威近將相家世勲績皆記
實察史館有所考訂質問公應之無所遺失大
德元年夏四月上章言臣老矣請致其事上聞
之特加資德大夫許致仕賜鈔二百定以歸命一
官鄉郡便侍一食六月戊寅以疾薨于里第之正
寢享年七十有四公性孝友四時祭祖禴輒思慕
如將見之事伯兄如事父教子弟嚴而有禮

為學以誠實為主本故其文章議論皆實直忠厚
不為華靡其從政寬裕慈愛簡於細務至於謀
事決大議則剛如叔正直磊落可觀歷事三朝每以
忠言正論為己任故言事上前必引古證今從
容盡達其蘊而後已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
夜不寐倚壁數恨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
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即奮言不顧危
以片言折權姦定國是者不可勝紀朝廷賴之
御史臺行中書省時所遭皆大姦劇惡每恨公
不順已計萬方欲殺之公一不以為意曰人臣在

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公仕宦
五十餘年凡十八命祿俸之餘盡以買書而家無
鹽粥之資卒賣其京城之宅以償積貸世祖嘗
念其貧每欲有所賜使近臣記其事然公終不一
言也遠夢之日惟有祭器書冊而已其好賢樂
善尤出天性雖待下士必盡禮至老且貴終不倦
又有善必推舉之而名公大人聞公所薦亦必曰
出董公門必佳士也故天下之士爭歸之與人謀
至忠欵故國人有爲使遠方若出而領兵治民者
必來受教而後行公爲開導訓誨足以感動其意

至有欣然聽之終日忘去者而蒙古大臣見之必
曰此故老也皆改容待之嗚呼蓋可謂忠厚誠實
君子者矣公先娶王氏元帥其之次先卒再娶周
氏江淮都轉運使惠之次女後公四月卒子男八
人士貞士亨爲仲兄文蔚後漢江有功官至昭勇
天將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領金虎符常侍
裕宗東宮先公卒士楷之次子士恒承務郎真
定路總管府判官士廉之次子士長適趙秘次
適周倣次適齊東縣尹王良然次子孫男十六
人守約某某孫女十人長適吳某次適張繼祖次

適侍其正次適王惟賢餘在室中亦男七人皆幼
公墓兆在縣西北高里先塋之東公國之老臣教
歷中外久矣上而朝廷下及四方賢大夫士宜必
有深知公者尚能道其德業之詳也謹錄其歷官
行事梗槩如上伏惟立言之君子圖其不朽者焉
謹狀天德七年三月某日大都路儒學教授虞
集狀

國朝文類卷第四十九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

行狀

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狀

齊履謙

公諱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為嬉
戲事祖榮號鴛水翁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太
保劉文貞公左丞張忠宣公樞密張公易贊善王
公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而文貞公復與鴛水翁
為同志友以故俾公就學於文貞所先是順德城
北有石橋以通達活泉水兵後橋為泥濘淤沒失
其所在公甫冠為之審視地形按指其處而得之

河東元公裕之文其事于石其曰里人郭生者即
公是也中統三年張忠宣公薦公習知水利且巧
思絕人蒙賜見上都便殿公面陳水利六事其一
中都舊漕河東至通州權以玉泉水引入行舟歲
可省僦車錢六萬緡通州以南於蘭榆河口徑直
開引由蒙村跳梁務至■州還河以避浮鷄洶盤
淺風浪遠轉之患其二順德達活泉開入城中分
爲三渠引出城東灌溉其地其三順德澧河東至
古任城失其故道沒民田一千三百餘頃此水開
修成河其田即可耕種其河自小王村經漳沱合
入御河通行舟楫其四磁州東北滏漳二水合流
處開引由滏陽邯鄲洛州永年下經雞澤合入澧
河其間可溉田三千餘頃其五懷孟沁河雖已澆
溉尚有漏堰餘水東與丹河餘水相合開引東流
至武陟縣北合入御河其間亦可溉田二千餘頃
每奏一事 上輒曰當務者此人真不爲素餐矣
即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
元改元從忠宣公行省西夏興復瀕河諸渠先是
西夏瀕河五州皆有古渠其中興州者一名唐
來長袤四百里一名漢延長袤二百五十里其餘

四州又有正渠十長袤各二百里支渠大小共六十八計溉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淺公爲之因舊謀新更立牂堰役不踰時而渠皆通利夏人共爲立生祠於渠上二年授都水少監公言嚮自中興還特命舟順河而下四晝夜至東勝可通漕運及見查泊兀郎海古渠甚多可爲修理又言念時自燕京之西麻谷村分引瀘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長謂金口其水自金口以東燕京以北溪西若干頃其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懼有以爲因以大石塞之今若按視故迹使水得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廣京畿之漕

上納其議公又言當於金口西預開減水口西南還大河令其深廣以防漲水突入之患衆服其能八年遷都水監十二年丞相伯顏公南征議立水驛命公行視所便自陵州至大名又自濟州至沛縣又南至呂梁又自東平至網城又自東平清河逾黃河故道至與御河相接又自衛州御河至東平又自東平西南水泊至御河乃得濟州大名東平泗汶與御河相通形勢爲圖奏之十三年都水監併入工部遂除工部郎中是歲立局改治新曆先

時太保劉公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
以後天議欲修正而薨至是江左既平上思用其
言遂以公與贊善王公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推
步於下而忠宣樞密二張公爲之主領裁奏於上
復共薦前中書左丞許公能推明曆理俾參預之
公首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
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
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
側公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別圖爽塏以木
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爲天樞附
極而動昔人嘗爲管望之未得其作候極儀極
辰旣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
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
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
儀日有中道月有元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
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關
凡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
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
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
等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

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贊善公爲太史令公爲
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是年奏進儀表式
樣公乃對 御指陳理致一一周悉自朝至於日
晏 上不爲倦公因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說
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比唐尤大
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
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即日測驗人少
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 上可其奏遂設監候
官一十四員分道相繼而出先測得南海北極出

地一十五度夏至景在表南長一尺一寸六分晝
五十四刻夜四十六刻衡岳北極出地二十五度
夏至日在表端無景晝五十六刻夜四十四刻岳
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景長一尺四寸八分
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和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
至景長三尺二寸四分晝六十四刻夜三十六刻
鐵勒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景長五尺一分晝
七十刻夜三十刻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夏至
景長六尺七寸八分晝八十二刻夜一十八刻繼
又測得上都北極出地四十三度少北京北極出

地四十二度強益都北極出地三十七度少登州
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少高麗北極出地三十八度
少西京北極出地四十度少太原北極出地三十
八度少安西府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半強興元北
極出地二十三度半強成都北極出地三十一度
半強西涼州北極出地四十度強東平北極出地
三十五度太大名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京北極
出地三十四度太強陽城北極出地三十四度太
弱揚州北極出地三十二度鄂州北極出地三十
一度半吉州北極出地二十六度半雷州北極出
地二十度太瓊州北極出地十九度太十七年新
曆告成拜太史令公與太史諸公同上奏曰臣等
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
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次西漢造三
統曆百三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
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
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
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
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

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曆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朔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部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又六十二年僧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二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二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欽惟 聖朝統一六合肇造區夏專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用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自丙子年立冬後依每日測到晷景逐日取對冬至前後日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又定丁丑夏至得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刻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後三十三刻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後五十七刻半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

半後八十一刻半各減大明曆十八刻遠近相符
前後應準二曰歲餘自劉宋大明曆以來凡測景
驗氣得冬至時刻真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
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仍自宋大明
壬寅年距至今日八百一十年每歲合得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其二十五分爲今曆
歲餘合用之數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
望月食旣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宿十度
黃道箕九度有畸仍憑每日測到太陽躔度或憑
星測月或憑月測日或以徑憑星度測日立術推筭
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
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月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
丑以來至今憑每日測到逐時太陰行度推筭變
從黃道求入轉極遲極疾并平行處前後九十三
轉計五十一事內除去不真的外有三十事得大
明曆入轉後天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曆三十刻
與天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
到太陰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
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
入時刻與大明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

漢太初曆以來距度不同互有損益大明曆則於
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亦嘗實測其
數今新儀皆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
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不以私意牽就
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曆日出入晝夜刻皆據
汴京爲準其刻數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方北極
出地高下黃道出入內外度立術推求每日日出
入晝夜刻得夏至極長日出寅正二刻日入戌初
二刻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極短日出辰
初二刻日入申正二刻晝三十八刻夜六十二刻

永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用四正
定氣立爲升降限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初末極
差積度比古爲密二曰月行遲疾古曆皆用二十
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折爲
三百三十六限依堦疊招差求得轉分進退其遲
疾度數逐時不同蓋前所未有三曰黃赤道差舊
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
圓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送經與天道實爲脗
合四曰黃赤道內外度極累在實測內外極度二
十三度九十分以圓容方直矢股爲法求每

日去極與所測相符五曰白道之周舊法黃道變
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極法量得月與赤道正
交距春秋二正黃赤交二十四度六十六分
擬以為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為盡
十九年太史王公卒時曆雖頌然其推步之式與
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彙公於是比次篇類整
齊分抄裁為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曆議擬彙三卷
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曆註式十二卷二十三
年繼為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箋注二卷
修改源流一卷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

畧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
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座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
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
年有言漕事便利者一謂灤河自永平挽舟踰嶺
而上可至上都一謂瀘溝自麻谷可至尋麻林朝
廷令各試所說其謂灤河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
而罷其謂瀘溝者命公與從亦為瑋石所阻舟不
得通而止公因至上都別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
水西折而南經羣山自西水門入城環匯於積

水潭復東折而南入門全入運糧河每十里一置牖比至通州凡牖七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關以通舟止水。上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公領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曰通惠役興之日上命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為之倡咸待公指授而後行事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偶值舊時甄木時人為之感服船既通行公私省便先時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歲若干萬石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是秋車駕還自上都

水潭見其舳艦蔽水天顏為之開懌特賜公

錢一萬二千五百緡仍以舊職兼提調通惠河漕運事公又欲於澄清牖稍東引水與北垣河接且立牖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事大德二年召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費以公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翌日天子北狩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可惜不用其言七年

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公以舊臣且朝廷所施爲獨不許其請至今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延祐三年某月日卒年八十六公以純德實學爲世師法然其不

二曰水利之

學二曰曆數之學三曰儀象制度之學決金口以下西山之棧而京師材用是饒復唐來以溉瀕河之地而靈夏軍儲用足引汶泗以接江淮之派而燕吳漕運畢通建斗牖以開白浮之源而公私陸費由省又前後條奏便宜凡二十餘事相治河渠泊堰大小數百餘所其在西夏嘗挽舟溯流而上

究所謂河源者又嘗自孟門以東循黃河故道縱廣數百里間皆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溉灌田土具有圖誌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地形高下之差謂汴梁之水去海甚遠其流峻急而京師之水去海至近其流且緩其言信而有徵此水利之學其不可及者也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來漸覺不齊遂有破分之說而立法未均任意進退公乃每以百年爲率小餘之下增損各一以之上推往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且自太初迄于大明名曆七十

餘家其見施用於世者四有三類多寫分換母
誇誑一時間有翹出如宋元嘉唐大衍近世紀元
不過三數然亦未臻至當考驗天事始雖親密旋
已不效公所為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備行幾五十
年未嘗一有先後天之差去積年日法之拘無寫
分換母之陋此曆數之學其不可及者也舊儀既
多蔽礙且距齒但有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
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
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
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

端尺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
之刻之度之分之秒之數舊八尺謂夏至之景尺
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等書
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尺之表表碑
景促古今承用未之或革公所為表五倍其舊懸
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符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
數與舊表但取表之景者殊為審當公於
世祖朝進七寶燈漏今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
中鐘鼓皆應時自鳴又嘗進木牛流馬雖不盡得
諸葛舊制亦自機妙成宗朝進檀香漏又作屏

風香漏行漏以備郊廟從幸大德二年起靈臺水
渾運渾天漏大小機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
衝牙轉相撥擊上爲河象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
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月二環各依行度
退而右轉公又嘗欲以張平子爲地動儀及候氣
密室事雖未就莫不究極指歸此儀象制度之學
其不可及者也初公年十五六得石本蓮花漏圖
已能盡究其理及隨旅忠宣公奉使大名因大爲
鼓鑄即今靈臺所用銅壺又得尚書璇璣圖規竹
屨爲儀積土爲臺以望二十八宿及諸大星及夫

見其觀其規畫之簡便測望之精切功智不能私
其議羣衆無以參其功王太史剛克自用者也每
至公所覩其匠制未嘗不爲之心服魯齋先生言
論爲當代法因語及公以手加額曰天佑我元似
此人世豈易得嗚呼其可謂度越千古矣

濟南路大都督張公行狀

張起巖

公張姓諱宏字可大世爲濟南人祖榮屬金季喪
亂保民壁鄒平縣之巖堂嶺國兵下版其軍民五
十餘萬歸款以勞績始受命爲東諸侯安集流亡
政尚仁厚所部殷足而境內以治庚寅歲歲

太宗皇帝賜錦衣三襲坐諸侯王上從攻河南睢陽沛徐邳獲其寇王國用安伐宋破棗陽仇城六安未嘗濫及無辜以言脫民于兵甚衆

世祖臨御詢開國有功臣首及之優詔獎勵以濟南公致仕有慶及子孫長保河山之誓之語考邦傑襲爵勤於撫字凡可以裕民生植邦基者力陳于上賦之病民者數請蠲貸皆報可且以新造金虎符異金織幣服賜之而民或不堪賦及不得請至均為代輸之流民以歸疲瘵以蘇事集而人不擾朝廷考課為天下最乃割河間之將陵臨邑等

六處以旌治績仍升將陵為州初以質子侍王濬娶阿可亦其民生公性長厚自幼疑然有成人風長博通諸國語及嗣為政一以繼志述事為心屬歲大旱徒步四十里禱雨龍洞既奠而雨霑足其在軍旅拊循士卒號令嚴明于襄于揚累奏戰功世祖皇帝在王邸懿率兵伐宋公為前鋒得生口輒詢山川地形途所從出城郭向背主將誰其倉廩所實幾何守兵幾何一一為上陳之且逆策其可勝之狀畫其進取當自某處當用兵若干若指諸掌暨捷卒如所策上每曰汝殆身親歷耶

何其言之信也拔木鑿山寨獲男女萬餘口咸釋
之俾復生聚不以主師之至所向欵附至陽羅
堡上視師江北岸小山公進言彼宋舟師雖衆
我以四百艘可必取之請偕水軍先濟江許之奪
其大舡名白鷄者一大戰江中連勝我師增氣其
偏將以二百艘直抵南岸宋師奔潰而公之北斗
旗已樹矣上隨整諸軍渡江至鄂州公啓城東南
維彼悉衆守禦號難攻請先諸軍以攻彼既下則
城自陷矣攻之登其陴宋人悉力來奪公連戰復
破之城隨陷上命公籍府庫秋毫不私師旋部

降民數千徙之內地嬰種無失或有疾命醫視之
皆全活上正位宸極有詔若曰乃祖爲國有收
撫之勲治郡存節儉之業其父相繼致力於民承
襲至鄉餘風尚在又隨朕南進殊有功勞可遵奉
先朝聖旨依舊懸帶虎符授濟南府行軍萬戶管
民總管之職凡在所屬並聽節制敬持朕命慎守
鄉司中統三年春李壇叛兵起益都率逆徒數萬
擣濟南前此公億知其端條其逆跡等十事大畧
以爲諸路城壁不修而益都因澗爲城國初以全
師攻之數年不下今更包以甃石而儲粟於內且

留壯丁之轉輸者于府其志欲何為哉又諸路兵
又從征伐不得休息率皆困弊而瓊假都督之重
擁彊兵至五七萬日練習整厲名為討宋而實不
出境士卒唯知瓊之號令不復知稟朝廷之命平
章王文統故瓊參佐儻中外連構窺伺間隙以逸
待勞此尤可慮又大駕前歲北征羣臣躬扞牧圉
而瓊獨以禦宋為辭既不身先六軍復無一校以
從本欲休養士卒以覘國家虛實及駕還京師諸
侯朝覲瓊又不至不臣之心路人共知國家去歲
遣使往宋是欲百姓休息瓊獨不喜其和好欺臣

測方發兵邊境下竊兵威上失國信又如市馬諸
路無論軍民槩屬耗買獨不及益都而瓊方散遣
其徒於別境高其百以市其王文統與瓊締交於
此尤著又中統鈔法諸路通行唯瓊用連州會子
所領中統鈔願於臣境貿易諸物商人買鹽而鈔
不見售又山東鹽課之額歲以中統鈔計為三千
五百定近年互為欺誑省為二千五百定餘悉自
盜屬法制初新可復舊額而燕盜仍前又前歲王
師渡江宋人來禦瓊乘其隙偶陷連州輒貪其功
悉留歲賦為括兵用而又侵及鹽課誠使瓊絕淮

而南歲陷一二城壁去杭尚遠方今急務政不在
比而徒以兵賦愆之不可不慮今亟宜罷王文統
而擇人代壇且徵壇從攻西北足以破其姦謀必
東南須壇鎮戍刺真督兵西南緩急豈能相及又
不若撥壇北行爲策之善也如或不然尚宜中設
都督內足以分其勢而伐其謀外足以鼎立而禦
侮也公以其言秘俟燕間以聞二年元會 上命
公酒知公意有所陳謂之曰卿比還當陞見朕與
卿有言也十六日 上獵近郊宿郊壇旁夜召公
與語公遂具奏 上諭近侍以軍國密計毋泄至

是壇兵西來城守之卒數不滿千公遂偕其祖濟
南公告變京師半道詔以諸王合必赤總兵擊之
有旨諭衆安業俾郡縣兵從公討賊割山東鹽課
以濟師仍戒諸道兵毋肆侵掠以公爲前導而壇
已據濟南諸道兵既合詔無攻城以傷吾民乃築
城周六十里圍之壇既不得出公率卒青齊境上
斷其饟道攻下寨柵劫內從之民相率歸正逆徒數
突圍公及諸軍迎却之以力遷大都督秋七月甲
戌壇伏誅公言濟南三民城爲逆徒盜據今
罪人斯得悉軍士例歸農請戒敕兵毋入城於

是王遣將分堂門... 諸軍肅然至元... 國上將軍有故... 其有功特原之... 公爲懷遠大將軍... 文煥守襄陽攻之... 呂曰得張濟南一... 遂舉城降十年授... 人十三年宋平公... 勞成疾堅乞骸骨... 以歸與人言未嘗... 及平宋事公

生遼東元魯回河又其二父爲藩王妃性樂其風
土且便畜牧遂留居間歲一至濟南優游暇像以
佚其老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五日薨于濟南私第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九夫人某氏趙氏姜氏二子
元節趙出元里姜出四女長也速貴爲諸王忽刺
忽兒妃次適姜從古次爲金剛奴王妃次適洪澤
屯田千戶梁紹祖諸王乃之救連謀于兀訥忽
赤金剛奴也速貴以逆順禍福反覆開諭不听故
及於禍始速赴詔獄有旨詰之曰若與乃頑構乱
亦嘗有人諭止若等否彼具以妃所陳對上嗟

異曰是濟南張相子朕知其然矣命索之軍中賜楮幣二千五百緡給傳歸濟南養疾有司供億元貞初山東憲司以妃忠孝大節素著而供需不時繼乞賜田以足廩餼事聞加賜二萬緡元節襲公爵官武將軍征西萬戶元里被吳王教建昌路達魯花赤男孫二那懷襲征西萬戶次其起巖先世故濟南僚屬幼及侍諸父既聞中表老人語公家善政嘉績猶歷歷能誦言流寓東平益都境其者年叟亦論東諸侯為政尚忠厚崇信義而不奪其力惟濟南為然餘弗及也至元之罷侯守民蓋有

視其故侯如路人甚云
真定民傾城攀留西云
擁馬不得行曰我公一
仰視諭解久之方得
思遺愛為樹碑頌德
之命過家觀濟南公
外里巷室家悅喜於
南公性鍾仁恕動合
公一遵其政故得民
南公怒曰國家何召

各怒罵如仇讎者公遂
叩門咸嗚咽俯伏羅拜至
以惠我民矣公亦悲莫能
民望哭聲震原野又懷
公富壽及公被新軍萬戶
公之至郊迎者相望於
果何自而致哉良由濟
性推之以惠其民先公及
如此又聞青寇逼濟南濟
三而賊子敢爾昔吾壯盛

時全猶不敢易吾職
何為者耶惜吾身老兵戍
宋境不時至致賊子得肆其逆吾唯以死捍賊終
不鬪吾民也於是誓衆曰凡吾子孫卒屬有不一
力討賊者吾有劔在衆聞其言勇自百倍乃諭僚
屬士民壁南山自保躬將輕騎駐將陵以拒瓊故
識者謂濟南公寧以身綴豕突之鋒而不忍死其
民於矢石之下其忠仁勇為何如也故身備五福
顯膺上爵善始令終復以有先公與公以濟其美天
之報施理不誣也公嗣子元節忠勤廉正鎮禦有
方總戎遠征威惠兼濟嘗為征西元帥府薦文副

都元帥國家有大慶
賚恩數與諸王等元節偕其
諸兄以公平昔事迹求為行狀故詳錄其實而以
謏聞附庶備宗工鉅儒之采擇云

國朝文類卷第五十

